夢陔堂文說

論漢書中多誣陷司馬遷之語第十

江都黃承吉撰

班氏之漢書紹遷史記輝映千秋烏得而議之乃其可議者正惟在誣遷之一端不議固則遷所以闡聖道繼春秋之大旨不明若固之全書則與史遷並駕久矣無可議也夫遷之史記與揚雄之法言無涉也乃雄自序傳中將序及法言先以太史公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爲之緣起而又即以此語弁其法言之首且班固亦即以其語爲遷傳贊又申之以先黃老後六經等說以誣陷史遷既爲明之於前篇矣此等誣辭在讀雄固

之書者忽而不察然要必究乎雄之所以爲此等言而固和之者實由於遷之何語而後之尚論者亦必實證遷語之是否如是然後可定千古之是非如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一語在讀法言者自以爲子長必有此言無俟更爲考驗不知子長實無此言乃雄摭拾太史公自序中之外語翦頭截尾以文致之者也且所翦者並非遷之外語遷史記並無其字外語所翦者乃遷爻談之外語而亦並非談所以命子遷爲史記之語雄乃移花接木以文致之所以然者則以遷之史記乃主於尊孔孟重六經黜異端爲孟子以後實能闡明聖道之首雄竊攘其糟粕以著法言於是乎欲滅去遷明道之跡而故誣之陷之文致之惟恐後人覺之則疊施以似是而非使人可信之讒語由是而遷遂爲所陷繼復有班固效遷之體例爲漢書而又竊攘其辭於是乎又欲沒遷之善以揚已乃更誣之陷之文致之儼然與雄爲一倡一和由是而遷更陷後人震於揚班之名又羣視遷爲奄寺之刑人雖文章絶倫而又隱然落於雄所言彫篆之臼中以爲史遷行不副文遂無人復問其品誼因並不復深究其文辭其於文也則人不過視爲班固之儔其於道也則人豈惟謂廼不得與於揚雄之數亦斷無有屬

道於遷之心此豈後人之過歟乃以雄固之才與太史公生當同代不能闡發其善而反多方讒毀之掩抑之以令其永錮不伸亦豈後世讀書者所及料也夫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一語非遷之言也乃雄因談遷父子皆稱太史公而移花接木以混之者也此必先繹讀太史公之自序而後明之著遷之蓋遷之自序中雖以太史公爲其父子之通稱諸家解太史公三字不顧義理皆不知作何等語如淳引漢儀注謂武帝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而副上丞相者復云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竟似太史公專是爲遷置設任意而談不顧其妄故臣瓚引茂陵中書證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可見並無武帝所置名其官爲太史公之一職且遷自序中後文自稱之太史公明明

卽其前文之太史令則此官從何而來故晉灼亦云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爲正是謂如淳妄引也顏師古司馬貞亦以如說爲非爲謬乃顏馬則又臆謂公者爲遷尊其父而又以自尊乎若自亦可尊則其尊父之義於何在也索隱下文又云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不知司馬貞從何見得要不過欲以公字爲尊稱附會膠合其父子同稱而上下之詞轉至背戾相反總之無非任意而談正義又引虞喜志林謂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其謬益甚喜何以見古主天官皆上公無論斷乎無之卽使有之亦豈有加官名於上公公字之上而稱爲太史公者豈有上公而別有官名者豈有太史而爲上公者直似學究村夫隨意作說乃彼見周禮太史爲宗伯之屬官職止下大夫而遷報任安書中亦云嘗在下大夫之列皆不合其上公之說則又彌縫之曰周漢轉卑乃又以史記在漢時仍稱太史公又不合其轉卑之說則復挽回之曰坐位仍居公上若如其說然則其前文之上公乃是謂夏商以前之制不知從何而得之後文周漢轉卑而又居公上不知又從何而得之若使果

有所據何以其說史中不引所據之原書而但自言自語自翻自覆則以其臆造而原無可引也然而妄亦甚矣夫妄臆至此乃張守節猶從而信之偏以喜說爲長可謂不顧所安至桓譚則謂遷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爲題曰太史公百是孽童誑造浮言索隱亦恐其說未實而索隱乃又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則又與譚言何異試思焉有遷著之書書中正文遍署他人之稱謂者在諸儒識見之謬猶不足論獨異其輒以杜撰不通之臆說妄溷古書後人震於其名反推典要如是者亦多矣且使如果諸儒言實典要則但當有一說而已即他儒已無辭矣豈得復有衆說互相非是即此顯而易明然如如淳虞喜之所以以太史公居丞相上而位爲上公者乃亦非無故云然蓋彼見遷報任安書隱然窺遷末路之尊顯無比而遷書自署之官名乃是太史公意謂其所以尊顯者乃太史公之職實然因遂就公字爲之臆說不知其尊顯乃由於中書令而並非太史公之解乃太史公此則觀子後文而後明之要之太史公之長凡古書稱公者如稱君稱祖稱父稱諸侯稱上爵皆曰公而凡稱尊老稱老人亦曰公乃至稱夫之兄亦曰公可見公者不過猶言

是長即稱君爲公亦只是長故司馬相如傳論巴蜀檄云南夷之君西爨之長可見君即是長故公即是君太史公者不過謂太史官之長即太史令耳後世他官之稱令長者猶然如明宋濂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亦只是長之辭惟今以稱人遷以稱其父人所視爲固然若遷以此自稱遂不免疑偏諸儒由此紛紛妄說豈知一官之長何不可以自稱蓋從來實字莫不先起於虛義若非虛義則實象從何而來無如先儒每見實字即不復知其虛義彼但見實字不能解輒謬妄解之者多矣豈獨公字已也而前後段落分明盡人可見其篇中自有子曰遷以上所序皆其父談之辭其言中一字無涉於遷也自遷爲太史令以上所序父子相語之辭其中悉著談語遷不過俯而受答亦仍一字無涉於遷也逮至另起太史公曰以下然後此太史公乃遷自謂然後其下乃爲遷辭凡其所自序

者乃顯然劃淸談言自爲談言遷語自爲遷語夫旣段落分明如此則觀其書者自當如其界限而別談說自爲談說遷辭自爲遷辭方爲了了豈得於遷序中段落分明之文義故爲破其界限而攪亂其父子兩太史公之語使之混而不分此不得謂其父子可以通融爲一轍也不得以遷述其父說於前遂謂談說卽遷說也而雄之所以毀遷者乃正故爲牽混不分且如雄之牽混若使僅關司馬氏一家之學亦無容深爲剖析惟以當談遷父子之時燔書始出而聖道未明談則粗明於前遷則大明於後若如後世之以醇疵論者談則醇疵尙雜遷則疵盡而醇始此豈尋常門戶之事然要必明乎醇疵之所以別與其所以醇疵之故明其故則可知其疵者亦醇而雄乃肆讒而誣其醇者亦疵是烏可以不辨夫雄之所以毀遷者乃惡遷之尊孔孟闡六經於前無以爲已之地故益下以莫須有之石而後遷之名可滅也雄之讒遷者非一端要其形跡皆顯而易見如云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而下復承以二句云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其必承以二語者乃所以足其前句之實爲遷說此等承接之語在他人原屬故常惟出之

於雄則顯然文致之形跡何也雄法言之文義至澀至簡惟恐其不艱深往往出以兩字一字令人幾不能解何忽如此明白曉暢且前二句既已明暢矣如果不待文致則即前二句顯然辭義已足何待下文更承況其法言措語之體本不如是跡其所以必承以二語以實其前二句之言者乃正以前二句之言之不實而藉實者以證其虛之爲實蓋前二句遷實無此言即談亦無此成言其後二句乃談之實有此言而雄就爲更易其字雄意以爲後二句既實即前二句之仿彿約畧其虛者而亦可證之爲實於是足以見司馬子長實有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之言法言之體所不顧矣然則雄此語由來之故若何曰此太史公自序中前半序其父談語中之大意並非遷之所語雄特撮其意成辭而以故屬於遷其所云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九字不但遷無此語即談亦無此語乃雄就談之語意而組織以成此九字其辭乃雄所造之辭不過其意原撮自談之意而雄又翦去談尊儒之意以成此辭直使其辭成爲抑五經而但尊老子且不以爲談之意而以爲遷之意並不誣爲談之辭而直誣以爲遷之辭其句中不如二字乃雄之所造設即談語中亦無之爲問安有如是而標爲司

馬子長之言者乎然則其所撮談之辭何辭也太史公自序中前半之序談者云談爲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此談所論六家之目乃陰陽一儒二墨三名四法五道德六凡六家也以此文言之談未論六家而卽先舉易辭至所列六家之目儒在二而黃老之道德乃在第六並未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如班固之說也況此乃談之論

非遷之論而固誣及於遷何爲者談於此文下乃如其論目之次序而論六家其一論陰陽今不必舉其辭其二論儒云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其三論墨四論法五論名今不必舉其辭其六論道家云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物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

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
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問也其辭如此談此段所論列
亦是儒居第二道家居第六其第六條所論之儒乃是
在道家一條內論及於儒而非列儒於道後並未嘗先
黃老而後六經也而班固乃爲此言者蓋直滅去其論
列六條之先後而強以此第六條因道論儒之並非分
先後者誣目之爲先後以飾成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
後六經之說抑亦可謂奇矣且固所標之論大道三字
其論字乃摘自此通體論六家之要指句中其大道二
字乃摘自第六條大道之要句中亦並非談原辭有論

大道之說爲黃老六經之統冒卽此吹毛摘字移花接
木已足見其有心支致然談方且未嘗統論大道更何
從先黃老而後六經也談於論六條旣畢之後下文復
從陰陽爲始就所列六家之次序而又申言之其一陰
陽今不必舉其辭其二復申論儒家云夫儒者以六藝
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禮此二句卽法言所引然是談論非子長之言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
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
能易也其三四五論墨法名今不必舉其辭其六云道
家無爲又曰無不爲等語大致與前論同辭多亦不必

具舉惟就先後論之仍是儒第二而道家第六亦未嘗
先黃老而後六經也至固之所謂六經者乃從申論六
藝經傳句中倒出此六藝二字爲上文原論六條中之
所未見則原論中但有大道二字而無六經無從而分
先後申論中雖六藝與大道並見然六藝二字在第二
條論儒大道二字在第六條專論道家混冥之道其辭
兩不相值夫以文體之段落而言談之原論自爲六條
其下又申論而爲六條談無過也既有原論申論之兩
層自然原論在先而申論在後談亦無過也且談每六
條之中其叙述皆先儒後道若以先後而言則並未先
黃老而後六經也且談原論道家之大道二字雖與儒
較而並未嘗與六經較其申論儒家之六藝二字亦與
所論道家之大道無涉是談六論中之大道二字與六
藝二字不但不分先後亦本各不相蒙而班固乃以其
各分段落兩不相蒙之大道六藝四字曲爲較論後先
而聲其罪謂之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有是理乎
有此讀書之文義乎至於其先後二字若謂不如此解
則何不云尊黃老而抑六經重黃老而輕六經而何言
先後乎蓋先後二字巧於用誣而使人易於不察要之
即如固言亦是談說而非遷說亦但能以此議談之六

家論而無與於遷之史記且並無與於談之所以教遷爲史記者其誣遷之甚於此已可見矣此以言班固者也至雄之所以毀遷者正卽在此談所論六條之內雄所謂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者卽談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道家指約易操事少功多等語也其謂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者其約字卽摘其指約易操其五經卽摘其後第二條之六蓺其不如卽撮其儒家則不然以下等語之旨而撰造出不如二字合三者而徑成一辭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亦正是吹毛摘字移花接木於是雄不以此辭爲已就談論撮造之辭直以此爲遷之成語而以撮談者屬之於遷標之曰司馬子長有言由是後世見此者無不以爲遷之成語而遷乃眞成爲是非謬聖之人因之以弁其法言入其序傳又於二書渾稱之曰太史公而遷竟無可辯之地其於彼二書之謬聖渾稱曰太史公者乃雄明知爲談之論故以太史公兩混而陷遷也其於法言乃指稱司馬子長者則雄之所陷原在遷必間以言遷而後遷陷也若曰雄意非爲陷遷何以特造烏有之言而以爲遷言且不獨遷無此言乃並談亦無此成言而以爲子長有言者何故乎且卽談所論中亦云儒者列君臣父

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而雄乃又去談尊儒之語而偏撮其重道家之語以造辭而又移以爲子長之言者何故乎然則非有意誣遷而何乎凡此以上予所論者乃謂史記所列於太史公自序篇首之辭是司馬談所論六家之要指並非司馬遷之史記而雄與固則即以此六論之辭混移於史記以爲遷失且太史公自序之中明明以六論與史記劃清界限乃雄固不獨置其分明之界限於不問且更造辭文致豈非故爲誣遷而陷其史記予以上所明之大指如此今大指既已略明則試更明遷之史記夫太史公自序一篇中間自太史公曰以下然後乃是遷自序其所以爲史記之辭截然與前文其父談之六論各不相涉夫遷作史記乃是承其父談之命何以云各不相涉然其所以不相涉者其故有三即遷之所以自明其不相涉者其界限亦有二何以云不相涉之故有三一者談所論六家乃是統論各家之學猶七略藝文志等之兼收博採原不專以明儒非如史例之一以儒家爲主所以遷爲史記自當與六家之論不涉其一也二者談所以命遷作史記之意本即談亦與其論六家之語不同故即令談自爲史記亦必與其前論不涉此非予之臆說乃顯

然見於談命遷之言者今必全舉其辭而後共明之太史公自序篇中談命遷之一段云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周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事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大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以上遷序談命遷作史記之辭如此然後其下文另行別起太史公曰以後乃爲遷

序述自爲史記之辭是不獨遷之史記與六論不相涉
卽談之所以命遷爲史記者亦與其六論之辭絶不相
涉觀其稱虞夏尊天子論孝顯稱誦周公之歌文武宣
周邵上及於后稷公劉大王王季而謂幽厲之後王道
缺禮樂衰孔子論詩書作春秋歷四百餘歲以獲麟之
後爲已任而其大旨在於論載賢主明君忠臣死義之
士此其言中有一字之涉於老子者乎有一字不同於
聖人而是非謬於經者乎且此尚非遷之言而實談之
言也此豈非尊孔孟明六經之學實自談而啟之吾故
謂其父子相成而後爲漢世聖道顯明之始則不待遷
而談已如此也此卽談命遷爲史記而亦與其六家之
論不涉者其二也其三則遷學之正乃更愈於父談凡
遷之所自言者皆擴充其父訓示之語一歸於尊孔孟
重六經而道家之言則自老子之外皆爲所黜卽以老
子爲深遠亦不過與莊申韓同傳以著其流弊是並談
六論中尊尚道家之旨原無與於命遷作史之說者遷
亦舉而空之則其不涉之三也惟遷因父談命已作史
之旨與六論無涉是以特書有子曰遷而列談訓於後
與前所列談之六論別爲一段乃自序中特設之一界
限惟遷自以作史之旨與父談之六論無涉是以又以

太史公曰別行另起而列已辭於後自爲一段以分父
子同序之眉目此乃正漢書以下諸史父子同傳而各
辭之祖本爲自序中特設之又一界限段落分明在遷
意顯然不肯以前所列父談之論六家淆已之史記並
不以淆父談之所以命已作史記者可謂愼之又愼顯
之又顯六家論與史記各爲一事各不相蒙凡此段落
乃盡人可見者而班固則已故爲混之何也史記太史
公自序中別行另起之太史公曰與漢書之父子同傳
別行另起者無以異也然漢書傳卽不別行另起而自
有子名分別尙不必定於另起若史記之太史公曰乃
是父子同稱之名號若不另起何以分其父子各序之
眉目故使班固而不錄遷自序之辭則已旣全錄遷序
而卽爲漢書之遷傳則劃分段落乃原序中緊要之眉
目關頭固何以不照太史公自序劃分眉目之原欵式
爲之別行另起而乃以後段遷自稱之太史公曰並不
另起與前段通混而爲一致使談遷父子所著述各爲
一事各不相蒙之大旨前後淆亂不分若云固不知之
是固且不知遷著史記之旨趣安能議遷若云固實知
之何以滅去其緊要之眉目若云固所著者自爲漢書
不應如史記之別行另起試問固旣作漢書何以不自

爲遷傳而即徑錄遷之自序以爲已書若云但可鈔遷序爲已書並無害於漢書之體至別行另起其自序中原舊之眉目欵式則不合其漢書之體故直不爲另起一任遷特設之眉目欵式沉霾而不必顧烏有是理也然吾要實知固之意正欲使其父子著述之眉目不分然後可以飾其父談之言以爲遷言而誣陷之如其誣史記爲先黃老而後六經者是矣則試先以史記言之夫遷之尊孔孟闢異端予前篇所已明者如於孔子世家尊孔子爲至聖於孟子列傳以孟子之事與孔子並稱於荀卿傳謂卿以莊周等爲猾稽亂俗推儒墨之興壞以著書乃以明儒興而墨壞又以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等語見於荀傳之末以著微辭乃至於當時猶以儒墨並稱平津侯主父傳贊云是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可見當遷之世武帝猶以儒墨並廣尚未盡尊儒黜墨即揚雄校獵賦猶且盛稱揚朱墨翟而又著帙繁多之墨子乃僅以善守禦能節用六字了之於荀傳之末若楊朱則不置一辭而諸子則並無一傳其學識之正文字之嚴如此此其與孟子距楊墨於羣言淆亂之時何以大異夫讀書者必知人論世在遷世百家雜出孔孟之道尚未大明其視雜出之諸子非如後世歷代業經論定人人皆知共黜之諸子也遷創始撰爲史記

本非爲一代著史而設故於古人之凡可傳述者多爲著錄若使學識稍歧安見於諸家不爲立傳而遷首先辨別分明一切黜之若是又於老子傳雖無貶辭然不過僅謂其修道養壽稱之爲隱君子謂其與儒學道不同不相爲謀此卽令孔孟定老子之品評當亦不過如是蓋老子正如論語沮溺丈人荷蕢接輿之輩而道又遠過之者其於道也不過視儒家有公私之別獨善兼善之殊乃守道之一隅而非天下之達道是以孔子稱其猶龍而已褒貶悉寓要不得謂爲無道之士卽論語亦並不以沮溺丈人輩爲異端如孟子之異端楊墨而

況老子軼羣絕倫所以道家之言歷代至今皆不能廢然則遷於老子傳中之辭乃實千古平情之論卽使孔孟復起無以易之然遷於傳末則加著以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二語觀其辭義遷忽於此稱李耳之名者蓋正以著其不貶中之深貶所以遷著史記自謂上繼春秋索隱謂此二語卽是太史公所結老子行事之傳贊其言良是至其別作一解料此二語乃是遷引昔人所評老子之語蓋貞見此二語與前不貫而下又無辭故貿然而疑爲此言然試問貞何以見之則由未達史遷之微旨也至老子之學及莊子而流爲誕肆遷則謂

其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譏其空語無事實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則雖未譏老子而已足見老子之流弊如此乃遷又以申韓之學皆本於黃老原於道德之意則更足見老子之流弊益深其卒語雖以老子爲深遠然止是與申韓相較之辭且亦不能因申韓而没老子是以如是贊之則遷可謂平情之極卽可見其尊孔孟而抑老子亦不可謂不極夫雄謂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是明明謂遷尊老子而抑五經乃遷以申不害韓非等卑卑慘礉等辭爲其學皆本於黃老則是以老子爲非不過存其一身之近是是明明尊

五經而抑老子而遷之辭明明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之中人所共見雄之辭則子長明明並無此語亦人可共徵然則雄者譏遷乎非譏遷乎且其尤易見者遷之贊老子則直稱其名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且卽列其語於傳中而下更無一辭又於贊中謂申韓卑卑慘礉而老子較之爲深遠其贊之之辭不過如此至其贊孔子則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其尊之之辭乃至於此以二贊合勘之然則雄之僞設爲遷所本無之言而曰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者譏遷乎非譏遷乎謂遷不同於聖

人是非頗謬於經者讒遷乎非讒遷乎又如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則遷亦僅置老子於諸人之列未嘗謂孔子不如老子嚴事者不過執友之謂且老子爲周柱下史孔子特適周而向之問禮則嚴事二字固其所也遷未嘗於老子有溢美之辭也至於儒林傳之辭則云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云云言之鄭重如此下又云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可見荀卿傳所云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是謂儒爲興而以墨與道德爲壞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下又云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下又云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觀此語義爲問子長謂五經不如老子之言信乎否乎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

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遷儒林傳之辭如此下又載公孫宏爲學官悼道之鬱滯奏請制辭首云導民以禮風之以樂議及夏校殷序周庠之制云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凡此以上之辭遷於竇太后之好黃老顯然非之之辭於田蚡之黜黃老刑名百家顯然深幸之辭且卽刑名亦卽遷所云申韓所從出之黃老是遷之輕黃老若此而其所舉詩書易禮樂春秋之辭顯然以爲尊而無外是遷之重六經若此而雄乃謂子長言五經不如老子讒乎不讒乎且雄之舞文弄墨而尤隱曲者試觀其讒遷之辭彼固不謂子長言五經不如老子而乃謂其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專以一約字舞弄以讒遷陷遷夫約字乃遷父談六論中論道家指約而易操之約字不獨與遷無涉亦並與談命遷作史記之語無涉乃雄有意讒遷而無隙可讒則不問其與遷無涉與史記無涉而特撏出談六論中之此約

字以爲是卽可於上文加以不如二字以陷遷而卽陷
史記何也雄意謂子長雖無此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之
成語然太史公自序一篇乃遷所作雖爲談語亦可牽
爲遷語至談語中雖無不如二字然就其辭撮之亦可
卽加以不如二字又證以談所言當年不能極其變二
語而談亦無辭至其語雖非言史記然出於遷所作史
記太史公自序之中則卽得混之爲史記於是造爲五
經不如老子之約也九字而上標以司馬子長之名自
是而計成矣雄所以必用此約字者非此字則此句之
語不成而遷無可讒何也今若截去約字而但謂司馬
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則人人皆見子長實無此言
而亦必不能被子長以此語故必曰五經不如老子之
約以一約字留爲進退則設有見及子長並未言五經
不如老子者以折雄雄則曰彼固但謂不如其約也吾
固亦僅云彼但謂不如其約而非直謂其言五經不如
老子也而人然之矣然而無心者多有心者少若泛觀
法言者則又何嘗計及其語之非出於遷更何嘗計及
此語之但言其約於是就觀雄下文之周公惑孔子賊
二語遂以爲遷直謂五經不如老子而遷陷焉矣抑吾
不解或問雄以子長之此言而雄答以若是則周公惑

孔子賊者之爲何語也古今共此文義爲問何以謂之周公惑孔子賊也要之遷之輕老子而重六經之辭則自無乎不在其史記中凡當言及老子者並無一語溢譽老子其不當言及老子者並無一語及於老子而一以六經孔孟爲要歸史記人人所讀曷不證之至如前所明太史公一篇之分三段落者尤不可不爲之證明口實者然而不獨與遷無涉即與談命遷作史記之辭亦無涉前既備明之矣其第二段自有子曰遷以下所列談命遷作史記之辭一以六經聖道爲主並無一字

涉其六論前既備舉之矣至第三段太史公曰以下然後乃是遷辭設遷平生有一字以黃老踰於五經抑或有一字謂五經不踰於黃老則雄固或得而非之乃吾已遍舉其孔子世家及老莊申韓仲尼弟子孟子荀卿儒林諸列傳之各等辭以明其所以尊聖表經而黜黃老者爲甚至豈獨非如雄固之所毀謗乃聖道自孟荀以後實由遷而始統貫發明今試更舉遷自序中之辭以證雄固之言之誣甚其辭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

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是遷始發辭而已尊孔子六經也下接以上大夫壺遂之問太史公答以董生言春秋之辭而下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云云其下則重言春秋是遷所以作史記之由正爲尊六經也又云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遷之此言是於尊六經之中仍寓黜黃老之意何也六經禮也申韓法也遷於申韓傳中固以爲刑名本於黃老今力言重禮而輕法則卽是重六經而輕黃老也又云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其下乃繼以漢興以來至明天子以訖於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之辭而止遷之辭無一語不尊六經也無一語言及黃老也以上所舉凡遷之言六經黃老者悉已盡矣無一語如揚雄所云不與聖人同

是非頗謬於經者也無一語如班固所云先黃老而後六經者也且無一語如雄之所謂雜乎雜者也而其上云余聞之先人則卽談之說亦如是也又如遷後序次諸篇之目於老子韓非列傳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其言老子仍卽傳中之末二語直呼李耳之名顯然示貶其句中兩自字顯然褒貶咸寓其褒之者謂其能自善其身貶之者謂其僅於自善其身也兩句中連疊兩自字而其語又傳序兩見上又直稱其名下又與韓非同列更顯然褒少而貶多又遷自序次其傳云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罔

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考之行事云云下又云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異傳索隱謂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尚書大傳之流正義謂如邱明春秋外傳國語餘與索隱同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於是遷自序之辭終矣而後又結之以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與前文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之語相應計太史公自序篇中自太初元年以下之太史公曰而遷之言始起至篇末言至太初而訖之太史公曰而遷之言乃止遷明明自署前後之兩太史公曰以著其言之起止自

此之外皆與遷著史記無涉亦可謂界限分明之至矣非遷與父分界限也以其史記一書上繼春秋乃所以闡六經而彰聖道故自謂惟主協於六經異傳厥協六經之辭義取協合於六經及經外異傳經異傳者遷自謂其史記之辭義取協合於六經及經外異傳厥協六經之足以翼經如子夏易傳之類者乃索隱正義之解異傳傳雖未誤而顧皆以此言爲遷謙辭謂謙言史記但能合於六經之異傳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而不敢比經意以整齊百家亦爲謙辭試思安有以整飭他人爲己謙者文義不明一何至此而於百家雜說則整而齊之整百家者正所以尊六經而使百家不得與六經淆雜故謂其說爲雜遷之力整雜說全書具言反謂其雜乎可見遷分明愼重惟恐一字是非謬於雜誣之甚矣分明非遷自託而法聖人是以於自序篇中特地兩明界限其篇首列父談之六論者談實有此論遷不敢不列之且當談世距羣書甫出不遠亦豈容易能爲六論遷又安得不列之至其後之兩分界限正惟恐其史記之稍涉於六論故一則列其父談之所以訓遷者而已與六論無涉再則前後兩署之以太史公曰以著已言之起止而更與六論無涉乃正爲聖道六經與諸家分界限並非遷與父分界限也且即其父訓遷作史記之語與六論迥不相同則已先自劃分界限總而言之六論非即史記也談語非即遷語也乃雄與固所毀者則遷之史記而其所假以毀之者則採自談之六論而文致焉若猶從而信之

則必未嘗讀史記者而後可也則必讀史記而一如不讀者而後可也又試以史記之五帝本紀論之夫黃老者合黃帝與老子而言之者也儒者可以議老子而不能議首出宜民之黃帝然而後世黃老之說實以黃帝爲主名夫黃帝合羲農顓嚳堯舜而言則爲首出之聖人合老子而言則爲道家之異學一變易而迥不相侔要之原無兩黃帝也言黃帝堯舜者眞而言黃老者誣也然遷當天子盛言黃老之時而作五帝本紀其爲紀贊欲狥黃老之說則遷非其人欲明黃老之非則書無可證欲於此紀贊中不抽言黃帝以著黃老之弊則非遷所以作史記主於尊聖明道之心而其中發義遣辭諸多窒礙又非止於恐遭時忌此時太史公蓋難言之乃太史公卽以難言二字爲其贊語一篇之主腦其於黜黃老尊孔子堯舜之道可謂深切著明今試爲舉其全辭云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

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篇首太史公五帝本紀之贊辭如此此更可見遷力黜後世黃老之言專主於尊孔子重六經與揚雄所云五經不如老子之約是非謬於聖人及班固所云先黃老而後六經者乃實爲針鋒相對之反面也惟從來讀其辭者多不深繹又未究明太史公生平之全體實行以致如此至文而不能闡今試以其所以著爲此贊之意就其篇中之語夾次明之庶可觀者了然蓋太史公此贊其大旨主於欲述儒者所以專言黃帝之道而無如百家雜說偏以黃帝合於老子而重言黃老二者相反故下以百家與儒者爲對文言百家之所以言黃帝者則如彼之不雅馴以致爲薦紳先生所難言而儒者之說如孔子所傳之言黃帝者乃今儒者又或不傳夫正論則偏失傳荒誕之論則偏雜出此其所以益覺難言之故其曰儒者或不傳乃即夫子文獻不足徵之說全是崇儒者而黜百家之意所以致慨者深故其首句先統稱學者以總冒百家與儒者二端曰尚矣者言稱五帝者之原皆足尚而即就此尚矣二字之神理轉出下句然字以見學者之支流

各別百家與儒者分途太史公自此第一句起其發端語意已特爲尊經重聖而設故此句雖統稱五帝以還此紀之著目乃於第二句即繼之曰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則即置前三帝於不言一要諸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旨而主其道以立論其所以置三帝不言者蓋其以下之辭專爲黜黃老尊孔子起見故必先折中於孔子之祖述堯舜然如易繫辭孔子以黃帝堯舜並稱不間黃帝與老子並稱也乃太史公目擊黃老並稱相傳日熾足以惑世誣民其所傳荒誕之言非復垂衣致治之黃帝即黃帝亦因此而誣是以其下文又直置高陽高辛堯舜於不言不言於第三句急繼之曰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以下乃遂側重專言黃帝其專言黃帝者明黃帝之自爲黃帝乃儒者所當稱道而百家所稱黃老之非也凡言百家者即是與儒旨相背如漢書武帝紀贊云罷黜百家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是也此紀贊云百家言黃帝故知其即是黃老不雅馴者顯然即後世黃老之言也不然言黃帝而有何不雅馴之處然太史公但曰百家之言黃帝而不直言黃老者乃不便於直言而以不雅馴三字代黃老二字也何也蓋一則五帝紀中不應以老子闌入而喧言黃老致淆

紀例一則太史公當天子極重黃老之時若明言黃老輕議之則是非不著重毀之則明哲有虧故其措辭至爲不易且即以黃老之本始而論究非楊墨之害道可比蓋黃老之中又自有其本始見眞之地與百家言黃老之流爲荒誕者迥殊若重毀之則無以處其尙未流爲荒誕之眞然若輕議之則又不能盡所以闢其荒誕之意故其間種種難言實太史公一時情事然又不能因其難言而遂已於言者則以其正欲就此黃帝紀中著明黃帝之是而黃老之非雖曰難言抑又烏能自已讀其書者宛然見此時太史公謀篇執筆煞費經營總之若明言黃老而與儒道較絜短長則即動形不合於朝廷爲方鑿圓枘在文章則笨伯拙工故惟有隱寓黃老於不雅馴三字之中使全贊皆憑空設論而運之以於彼於此之瀾翻語助備極乎低昂反覆抑揚頓挫之虛神則即一切難言之意轉可藉此而明蓋其全贊中之言皆所以摹寫其難言二字其運以低昂反覆抑揚頓挫之虛神者正謂惟其難言而不得不如此言之也若此紀贊者所謂環中象外官止神行寫唱嘆之遺音極文章之能事此固非太史公不能作也凡此乃五帝紀贊全篇之主髓必先明之而後可以讀之其云薦紳

先生難言者言身膺儒者之齒爵難以述其不雅馴而荒誕之言也薦紳者爵也先生者齒也齒爵兼膺則曰薦紳先生正所以見儒者之尊也薦紳先生即服習六經之人難言者即難言黃老文不雅馴之事即此等語句亦足見其非先黃老而後六經是非實不謬於聖人班揚豈不之解抑故昧邪其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者乃正因百家言黃帝於文不雅馴而欲折中於夫子之所以言黃帝如所傳有五帝德帝繫姓之書者如果其書尚傳於今則就可以正百家言黃帝之荒誕失實而無如書已亡失故曰儒者或不傳其儒者或不傳之傳字即上句孔子所傳之傳字言孔子雖傳有此答宰予之說而其書今則不傳乃深嘆之也深嘆其書不傳而無以取正百家之言也其曰或者當遷之時距秦焚書未遠諸經方出而猶多未出遷不能定此書之終不出故以或言之猶言目前未出不知其實屬有無蓋又深望之也其所云儒者即上薦紳先生之傳習儒書者也其云五帝德及帝繫姓正義索隱皆云即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以二書非經恐不是聖人之言多不傳學乃淺見者不知而誤解也夫當遷世已出之禮經只有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故史記儒林傳云及秦焚書禮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后倉乃

宣帝時人出於遷後戴德又倉之弟子大戴禮乃德之所撰遷時何從有德大戴禮之五帝德帝繫而傳之或不傳之禮記正義引鄭氏六藝論以戴德爲高堂生五傳弟子謂所傳皆儀禮正言戴記非高堂所傳又引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記是也蓋二戴記乃其兄弟所得續出於高堂後之舊文是以其書始著名於戴姓其前爲高堂所未見卽爲太史公所未見故曰儒者或不傳正以其時此書實不傳也而正義索隱乃解儒者或不傳句爲學者恐不是聖言而不學如其說則是以太史公謂當時其書尙在特儒者不之傳習無論其不合句中之文義儒者猶言儒家所以針對上文之百家其不傳者乃行文之道當如是若云儒家或不傳則成俗句且並不成文矣甚易明也其曰儒者或不傳者謂百家所傳之言甚多而儒家之此書則或不傳傳傳與習不同論語傳不習乎顯然傳是傳而習是習若如索隱正義之解則是贊意謂儒者或不習而其辭乃謂之或不傳太史公斷無此不適之文義也且贊卽中通體辭氣本是傳不是習觀者更無庸摭辭曲辯卽其書亦不知太史公何從於未出之前而知其尙在乎且太史公明明謂其書爲孔子所傳則是信乎爲聖人之言矣豈有其下句忽又以爲恐非聖言而不學習者若云太史公自信爲聖言而不習之儒者則不信爲聖言有此理乎有如是措辭之文義乎則其悖益甚矣夫

贊辭以或字屬之於書而二家不能明乃强以或字屬之於人若然則人既有或不習則必亦有或習者矣太史公何不取其習者以爲帝德聖言之證何所見而反偏舉其不習者試問其所以行文屬意之故究何在乎從來解古書者不顧時代文義不顧立言之旨往往率以臆談良可浩嘆且吾更有大異乎司馬貞者夫太史公此記先將五帝事蹟逐次平列於紀辭之中則所謂五帝本紀者其辭旣已畢矣五帝中並未拋荒一帝而不爲之紀也至於贊辭則別是太史公自明其意旨之所在其語雖不能離乎五帝之宗而其意自可握乎帝中之要惟其自有意旨所在夫是以於紀外而又作贊以抒發已意若必仍如紀中平列五帝之辭而一一爬梳比櫛則旣已有紀足矣須贊何爲是故紀者猶規矩也贊者規矩外之神明益所以全乎規矩也若此贊正是太史公因五帝紀中有黃帝堯舜就欲抒發其尊儒重聖而辨黜黃老之意故於贊首統言五帝一句而次句急趨於堯其言尙書獨載者則趨堯而實乃是急趨孔子蓋載堯者孔子之所載也夫五帝之中高陽高辛後世傳說無詭辭堯舜之更無詭辭則人所共見皆可置不深論惟黃帝以垂衣致治之聖人乃後世忽列之

與老子同科謂之黃老故太史公特於老子傳著其致
莊申韓之流弊即先於五帝紀藉明黃老之說之非雖
處於不能明言之代而不得不隱寓其言其實雖隱而
乃視明言尤著是以其辭方急趨孔子而即急趨黃帝
既急趨黃帝而又急趨孔子其自孔子所傳以下之辭
以至於篇終皆是承百家言黃帝之文而無一字非辨
黃老蓋其全贊專以黃帝爲主一折中於孔子之所以
言黃帝堯舜而高陽高辛不與焉其所以不與者若言
彼二帝不足以辨黃老之非必言孔子堯舜而後可以
明黃帝之聖觀其篇末云擇其言尤雅顯然與言黃帝

不雅馴之語貫徹分明則正恐其全篇之皆所以辨黃
老者猶爲人所未喻而揭破示之以文章而言密之又
密以趨向而言醇乎其醇以體例而言議無可議乃司
馬貞者執俗體之文情目井中爲天小公然謂太史公
述贊之體深所不安譏其不能備論以爲明珠之類輒
復以其巴人里曲爬梳比櫛逐篇補易陽春可謂不自
量之尤者豈知太史公各贊之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必
皆有所深寓而此紀贊之專主於黃帝者乃其尊經重
聖之微權百家淆亂之時實關道統且即以文章而論
夫豈有目不窺巨者不明而奚爲索隱此正贊中所云

固難爲淺見寡聞道者贊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乃太史公謂必好學深思者然後心知予言中所以辨黜黃老苦於難言而設爲如是之言者也夫至不能實言而惟相通以意相感以心蓋太史公之立言亦苦矣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語其句中旣曰思復曰心復曰意故爲不惜字之重複委曲情辭而使人意會蓋歛之爲不言之喻正不啻宣之爲大聲之呼隱語傳神低徊欲絶夫其所以爲隱語者不得已也然語愈隱神愈傳蓋尤愈於宣之之切而聞者當無不喻矣且必前此旣已宣之而後乃冀聞者之無不喻也夫使如其意以喻之則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其意者卽上文自百家言黃帝以下歷歷言之之意也若心猶不喻則篇中前此逐段所設之瀾翻語助其運以低昂反覆抑揚頓挫之匠心文筆者何爲者乎非卽太史公先以難言之意鄭重相宣者乎宣之以言外虛辭而尤愈於實說豈讀之者不見而不聞乎而何猶不喻其立言之旨之專爲辨黜黃老尊經明道而設也則所謂難爲淺見寡聞道也是故索隱詆譏述贊之言尤大惑矣至大戴記之五帝德一篇無論書出之先後傳習二字所解之是非卽以辭語而言亦顯然非卽遷所云之五帝德也何以

見之曰一則於其篇中言黃帝帝譽之乘龍見之也夫贊辭所以謂百家言黃帝而薦紳先生難言者正以其涉於荒誕而欲折中於夫子五帝德雅馴之說乃其篇中所云黃帝乘龍扈雲而至四海及高辛春夏乘龍秋冬乘馬者斷乎非夫子之言或謂五帝紀云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與炎帝戰其語雖廻別於乘龍扈雲之荒誕然亦究非近正太史公何故取之不知彼乃黃帝之教兵並非教獸正如牧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之義索隱引此二文是矣乃其胸無定見下句忽變爲眞教猛獸下又變爲即古服牛乘馬語語自爲矛盾至列子以黃帝帥熊羆貔貅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謂是帝力使禽獸即句中自爲矛盾既云爲旗幟何又云力能使禽獸即可見獸亦非是實使列子之書非盡原本此等乃即是後人撮自五帝紀而不能解其辭義者豈知太史公之辭義原自分明朗著紀辭上文云軒轅乃修德振兵其語爲一總昌下即以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之語承明上文之修德以教熊羆貔貅貙虎之語承明上文之振兵蓋諸獸乃黃帝取象以爲兵陣者耳御覽引太白陰經以黃帝設八陣及風后力牧所作龍騰虎翼蛇盤鳥翔各目正是其事御覽又引尉繚子論黃帝之百戰百勝者人事而已矣其語正與紀義相合蓋黃帝固未有稍涉神奇之事太史公亦未有稍傳黃帝以神奇之事之文也夫篇中既有非夫子之言者則可見此篇並非贊中所云孔子答宰予之五帝德矣一則於其篇中云先生難言之而知之也夫贊辭所謂薦紳先生難言者薦紳先生四字之文義乃屬連貫成辭謂是薦紳之先生也故儒林傳亦云縉紳先生司馬長卿難蜀亦云縉紳先生之徒蓋以字之解訓而言則薦紳原可自爲薦紳先生原可自爲先

生若以句之文義而言則必曰薦紳先生難言之而後乃成語句不然則不成句亦甚易明乃大戴記則有此語云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直認薦紳先生爲對文而任去其一夫去薦紳而曰先生難言之既不成語且其語前文絕無脉絡宰予並未嘗言先生難言正不知此句突然從何而來戴德一代經師抑何疎於文義如此至文義又與辭義不同文義者辭中之文理也辭義者文中之旨趣也若論此句之辭義則更有大謬者夫贊辭云薦紳先生難言之乃遷當漢武時百家黃老之言紛起見其言不雅馴非儒者所當矢口故曰薦紳先生難言此太史公一時之情事一篇之旨趣一人之慨嘆迥無與於孔子之時也孔子時無所謂百家文不雅馴而薦紳難言先生難言也若舍文不雅馴之語而專曰難言爲問所難言者何事不謂大戴記乃以此語入之孔子之口中無故而專曰難言辭旨悖謬此又不獨去薦紳二字之文義不適也蓋大戴禮一書眞僞不齊非如小戴記之全書確實如五帝德一篇乃顯然因史記紀贊有宰予問五帝德之語遂反鈔襲紀中之辭粗畧改換字面僞爲此篇其中復益以他書是以有乘龍扆雲等語二書具在勘對自明其跡之尤顯著而不可掩

者其敘五帝事蹟既直鈔紀中之語若謂其相傳適合
然紀贊則自是太史公自抒已意之文並非五帝事蹟
其中辭語何因而入於古五帝德之原篇卽如先生難
言之安得以爲孔子宰予問答之語若云果是其語史
記紀贊何以乃作爲自家之口氣紀贊並未以其語爲
是五帝德篇中之語也卽此一句種種支離悖謬不待
辨而自明尤可異者乃至其篇中夫黃帝尙矣一句亦
卽是活剝紀贊首句之學者多稱五帝尙矣何以見之
曰凡虛字語助必有言中之文理旨趣非可隨意硬施
太史公尙矣二字之語氣仿佛如云固然如此乃是全
篇起脉與下文承接諸語曲折相銜神情直貫篇尾至
於大戴篇首之言黃帝有何須用尙矣之處彼其用尙
矣二字祇是謂其足尙並無言外相銜之神理卽此可
見襲其辭而先不解其辭且其篇旨並非應如紀贊之
因黃老而主言黃帝不知其獨尙黃帝何爲夫旣實義
虛神兩皆無有則其辭句並未穩成至其下句則繼之
云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乃並文氣而亦不相承接而
其上句則云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亦並不知
所作何語合觀三句直是字字無理不根其辭云禹湯
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尙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其前
文並無應觀禹湯等來脉又並無先生難言之說殊不

可解其所以然者此大戴記一篇乃原因窺覷紀贊謂有宰予問五帝德之書反就鈔襲紀辭冒爲充造而篇首無以發端遂卽勦取贊中之語乃又原不解贊辭之文義旨趣輒於贊中第一句之學者多稱五帝尙矣卽活剝之曰夫黃帝尙矣於薦紳先生難言之卽硬截之曰先生難言之夫此不明文義之人宜乎上下强裝以不安之字句如禹湯文武三句云云者至五帝本紀於五帝外兼及於禹而並著契棄爲子氏姬氏乃所以著其皆黃帝之子孫紀之體例所當如是雖紀禹而猶是紀黃帝也故禹之事蹟原別著之於夏本紀若宰予之問既著其問爲五帝德則當止於五帝而不當及禹然乃亦及於禹則又顯然勦襲五帝紀之面目而不知其體例不同卽顯然是僞造不合且其篇中著禹事蹟則又直鈔夏本紀其德不違其仁可親聲爲律身爲度等語史記身爲度一語索隱謂今巫猶禹步此無識而妄解也禹步卽矩步卽折旋中矩耳如考工記輪人萬之以眠其匡也注云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乃禹萬矩三字皆通亦不必盡據此而卽此可見後漢書馬援傳注以矩步爲回旋皆中規矩者卽禹步也安得夏王別自有步爲巫所效者乎而任意率改稱以出爲稱以士亦不知其所作何語以致徐廣據之反以史記爲一作士索隱又申之云按大戴禮見作士亦不問士字之無可解說茫然莫察其僞且卽前

所云索隱正義之解傳爲習者亦由不能辨此篇之僞而誤認太史公時猶有此篇加以一切弗考以致臆會非是不傳而祇是不習則其誤原由此僞篇啓之而此僞篇之更可異者其篇末云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乃又襲取論語聽言觀行於予歟改是之辭以湊合成篇試思於子改是夫子旣於宰予晝寢時說過一次豈有於問五帝德時如其語而又說一次斷乎無此情理況宰予問五帝子無過也卽如其篇中所云於夫子答之之後他日宰子出以語人子亦無過也非如晝寢之當責也何以夫子因此遂責之曰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此二語豈非論語聽言觀行於予歟改是以至宰我聞之懼不敢見乎且篇中宰予於問黃帝之後又問顓頊予有何過而夫子乃責之曰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不知是何情理況與上文武帝用記三王用度語氣不接蓋其所謂責以躁者正欲爲篇末襲取論語之張本更無端而捉襟肘見故大戴記此篇乃作僞之尤無文理者也卽帝繫一篇其篇中如云鬼方氏之妹產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辭荒誕正與遷贊辭之立言相反夫贊辭以百家之言不雅馴故欲折中於夫子之五帝德帝繫姓無如其書不傳故擇

其言之尤雅者著於篇何至反折中於荒誕則帝繫乃亦非即贊中所云之帝繫姓也夫戴德乃漢代名儒傳經之功煇並日月何至乃斥其書若是不知正惟其爭煇日月不得不爲辨明其中之贋鼎若於此篇不爲辨晳則史記之所以尊經重聖者不明即所以輔戴記而明聖道者亦不明矣故今之規戴乃益正以全戴記之眞者也然此等篇記要亦非戴德所僞爲蓋其書乃史遷之後戴氏之前有等倉父庸人窺覬遷紀贊中有五帝德之辭即襲紀辭又即強掇贊辭稍爲益以他書僞充其目而戴德乃不辨而收之故隋書經籍志謂記爲德之所撰撰之云者可見非必逐篇皆是原篇或亦德自所綴輯厥後王肅又錄之以入其僞造之家語竄入其足論然大戴篇數代有多寡或又後人取家語竄入其書者歟總之遷贊中之立言顯然欲折中於夫子所傳之五帝德若如正義索隱謂贊中所言即是大戴禮之五帝德乃大戴禮明明即五帝本紀中之辭試思太史公既正於此紀中著此辭矣安有即於此紀贊中復言別有所謂不傳之五帝德及按之而即紀辭者乎有是理乎且若如正義索隱之所謂無人傳習乃其辭明明即在此紀之本篇中矣而乃一面於紀中正

著此五帝德之辭一面於贊中別出一五帝德之書名而謂無人傳習乃即其紀中正著之辭者乎有是理乎然則顯然太史公之所謂五帝德者非即大戴禮之五帝德而大戴直鈔此紀此贊且又文理不通之五帝德又豈足以當太史公之慨然而思慕者乎此尤不待再思而可喻矣而司馬貞張守節乃不喻之何歟且貞之尤謬妄者則在補撰三皇本紀夫太史公之作史記大旨主於上繼春秋其繼春秋者繼孔子也然史之編年者春秋之體而紀傳則尚書之體乃其本意原欲法孔子之刪書斷自唐虞惟以二帝三王皆黃帝之子孫書

中紀其後世即安得不紀其前代之爲帝者此以世系而言者如是而太史公之意則尤主於黃帝爲垂裳致治通變宜民之始故易繫辭皆以黃帝堯舜連言而贊辭中亦即連言黃帝堯舜聲教之殊是以紀之爲首觀其贊首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即此二語其爲作史記時將欲斷自唐虞而卒不得不酌始於五帝不獨情見乎辭亦正開口使人共喻且史記全書之旨主於繼聖明道其所以必上紀五帝者其意不在高陽高辛而在黃帝何也黃帝堯舜之聲教固殊顯然明之於下而不得不紀也而其所以大費躊躇

而後上紀五帝者其意亦不在高陽高辛而在黃帝何也以當時百家之言黃帝者語盡涉於荒誕非復如孔子所傳長老所稱黃帝堯舜之眞故欲紀而又實難爲紀也蓋當日目擊百家之言充塞而已書紀及黃帝則恐闌入彼言卽非已書所以上繼春秋尙書之旨且卽已書不闌入彼言然若不以正論喻人則正學終將爲百家所掩而非已書所以尊經重聖明道之旨故必其全體立言皆切明乎百家之不雅馴而已書乃擇其言之尤雅者正義曰馴訓也謂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訓其說是也然後著之於紀蓋其大旨一欲折中於孔子惟望及見孔子所傳之五帝德帝繫姓足以取正百家而惜乎百家之言則盛傳乃孔子之言則儒者反或不傳而已未之及見其句中言外之低昂嘆息固已如聞其聲如見其志卽或不傳之著一或字正如夫子所嘆今亡矣夫之矣夫二字觚哉觚哉之二哉字虛神實意不勝脉動筋搖且其所以特舉孔子之此條者又正以孔子亦嘗言及於五帝德而非盡如尙書之獨載堯以來以見已書卽不斷自堯以來而上紀五帝亦原是取法於孔子蓋太史公之所以自明其書者如此其愼重也而其下文則又以孔子之言既不傳卽已之欲藉聖言以取正百家之非者終

屬虛證而非實據於是乃又就已足跡所至之地得諸目覩耳聞凡長老之所以稱黃帝堯舜者則在德澤及民風教之殊絕無荒誕神奇之說亦卽藉以取正百家之謬蓋孔子之說雖不傳而長老之言猶可據若以相傳孔子之有是言而合徵之以長老之稱說兩相證而黃帝之所以爲聖者自明其云總之不離古文近是者索隱謂古文卽帝德帝繫二書其言雖是然貞必不知此全句之如何解蓋太史公此句正以長老所稱合諸上文孔子之有是言而兩相證印曰不離古文謂長老所稱之言不離異於孔子所答宰予之言也其必稱帝德帝繫爲古文者蓋太史公正以古文今文分別百家與孔子之異卽以分別黃老與黃帝之異其百家不雅馴之言言黃老者也今文也與孔子所傳二書古文之言不合孔子所傳二書之雅言不言黃老而言黃帝堯舜者也則古文也而已得諸長老所稱者與孔子所傳二書古文之言正合故曰不離古文謂長老之所稱者不離乎孔子之言也太史公自序云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此史公所以以二書古文可信而百家皆今文不足信之故也其長老所稱所以不離古文者無

非皆言黃帝之德澤及民也曰總之者統乎孔子所傳及長老所稱而總言之也曰近是者謂孔子所言其書既已失傳而長老所稱其事又非親見故但謂之爲近是則雖可信而實屬仿彿之辭雖仿彿而原爲可信之說此之謂近是也此之謂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也則小司馬之未必能解者也蓋太史公以孔子與長老兩段雙承上文以正百家不雅馴之說一屬之讀書望古一屬之足歷傳聞要之皆其所謂薦紳先生難言者難言而欲言之故不得不如是言之也夫上文之所謂難言者專以黃帝誣混於百家之說非堯舜之難言也而後又兼言堯舜者太史公不肯離堯舜而言黃帝以明此乃黃帝堯舜之黃帝而非黃老之黃帝也亦正以黃帝堯舜四字出於孔子之繫辭以見已書卽不斷自堯以來而上紀五帝亦原是取法於孔子蓋其史記固以上繼春秋而此一篇中之辭旨於尚書於禮於易乃一一皆無不寓則其胸次中原止有一孔子在也其云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乃復申言上文言帝德帝繫之書雖不傳而其散見於春秋國語不啻發明二書之言者猶爲章著也曰顧弟弗深考者言春秋國語雖足爲二書之發明然其辭散見而非能備

原始要終之考覈故云然也曰其所表見皆不虛者言就其所散見之言亦卽是有所表見而非爲虛妄表見猶是上文之發明句首之其字顯然屬之春秋國語非如索隱屬之於帝德帝繫也曰不虛者言於此可以得黃帝之實也曰書缺有間者卽上文之其書或不傳上云其書不傳就帝德帝繫之本書而言其亡失此云書缺有間則就春秋國語而言其所以僅於發明表見者乃由於帝德帝繫二書之亡失而缺畧下又云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言帝德帝繫之言旣散見於春秋國語而又往往散見於他書以春秋國語而又

合之他書兼以上文得自長老之所傳夫然後帝德帝繫之梗概尙存卽孔子之言尙存而黃帝之眞乃可以想見矣以上太史公以百家不雅馴二語爲提綱而雙承以孔子所傳及長老所稱兩段皆所以力求雅馴之言以取正百家而雙承之中又以孔子所傳爲總段其下長老所稱一段則以證其言有合於孔子所傳之帝德帝繫者至其下春秋國語又爲一段其軼見於他說又爲一段皆以證其有合於孔子所傳而見黃帝之眞必如此然後自爲堯舜黃帝之黃帝雅馴之言之黃帝而非如百家所言黃老之黃帝不雅馴之言之黃帝矣

凡此數段之辭旨及所以運用之虛字卽前所云之瀾翻語助一出以低昂反覆抑揚頓挫之神理而後書之不傳者如傳意之不達者可達蓋當時之著此紀其所以三復致嘆以隱言黃老之非而必曲折以明黃帝之眞者如此其深至也夫惟深至故必好學深思者而後知之所謂深者如此夫惟意之不達者可達故必心知其意者而後爲知之所謂意者如此夫惟書之不傳者如傳故深思而心知其意者必由於好學所謂學者如此夫學者卽帝德帝繫春秋國語及時時見於他說之等書也思者卽帝德帝繫之書之不傳春秋國語及他說等書之雖傳而不備故學有所不足而不得不就其所學以深長思也思之則能想見黃帝見眞之所以然雖不傳者而如傳雖不備者而如備也學者卽前數段之實義思者卽前數段之虛神心知其意者一則謂已之讀書望古而能心知其意一則欲後世讀贊者之心卽知已今日所以作此贊辭之意意字屬已心字屬人意字屬諸書所以正言黃帝之意心字屬諸讀正言黃帝之書之人而又逐字迴環往復蓋此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二語直以已所不能明言黃老而不得不轉折言之之隱委曲申明而冀人共喻然亦卽恐人之不喻故

曰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則太史公所以明道之心實良苦矣曰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乃以收束提綱文不雅馴之語言此紀中所載悉祛其荒誕而歸於雅馴擇之云者正見百家之說浮多而已書乃選之又選夫然後得此雅正之紀辭也觀一擇字卽可見太史公於黃老之言以及如黃帝乘龍扈雲等語者其汰除爭盡蓋不知幾費磨礲於此又可見大戴禮之五帝德斷非贊中之所謂五帝德何也大戴之五帝德明明多與此紀相同其中乘龍扈雲等語則紀中之所無若謂其語爲太史公所汰去然彼篇中固明明謂是孔子之言矣若使孔子果有是言太史公親見其書安有汰去孔子之言而反自以爲擇言尤雅者乎然而彼言實不雅也則原太史公所未見而無與於選擇汰除之數者也然則正義索隱之以大戴禮家語當之者可以休矣其贊之末句云故著爲本紀篇首此等語在泛然讀史記者幾於見如不見而不知史記一書凡出一字無不力貫神穿如此句乃與贊首之二句針鋒正對而與通篇脉絡相還何也贊首言學者多稱五帝尚矣而卽繼之曰然尚書獨載堯以來於然字作一轉語則其語意是謂五帝不必紀而當斷堯爲篇首也下句云而百家言黃

帝其文不雅馴則是謂前一句之語意中似是不必紀者非不紀也以五帝中之黃帝爲百家所厚誣以致薦紳先生難言之則亦何從而紀如必欲紀之則惟有折中於孔子所傳帝德帝繫二書而後可據之爲實雖其書今或不傳猶可就足跡所至及散見於春秋國語他說者以仿彿其梗概如是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即可以得黃帝之見眞而非不雅馴之言所能混奪於是乃可擇言尤雅惟其擇言尤雅然後五帝本紀乃可著成既已著成因就以爲史記全書之篇首自贊首至終一一皆明其所以作紀如是難言之故此之謂故著爲本紀篇首故之一字曲折繁多全書皆在夫豈苟焉而已是以讀贊者當重讀其末語之故字也其曲折繁多之故若何蓋太史公之著史記原欲法孔子之刪書斷自唐虞若其紀五帝者乃以黃帝之難言而本不欲紀又廹於不得不紀而後紀之者觀其贊首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二語即已顯然可見故及其成書後序述百三十篇之目下句明明言自黃帝始而上句猶云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並不云卒述五帝以來則更情見乎辭顯然與尚書獨載二語相爲對峙其紀贊之二語乃謀篇之始不欲作五帝紀而有此本意其序

目之二語則可見成書之後既已首著五帝紀而終不改此本意其終於不改者其終恐其涉於黃老也其終恐其異於孔子也此可見太史公實欲以孔子爲要歸其曰至於麟止者法春秋也而其所著書之紀傳則尙書之體故曰卒述陶唐以來則法春秋而兼法尙書也夫至明明以孔子爲要歸卽此可以見其書中之必有以寓其褒貶是非者矣而其辨別黃帝堯舜與黃老之是非者乃卽首著於五帝本紀之中矣是以其自序五帝本紀云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其辭意乃謂因黃帝功在萬世之故故作此五帝本紀第一也曰作五帝本紀第一者其句中隱然有一故字一若聽之有聲於何聽之聽之於其序目中之語也所謂文章之道虛實相銜者也序目中之此一句與紀贊中故著爲本紀書首一句其辭義亦顯然對峙太史公之書雖虛詞語助剩義閒言字字皆關筋骨而其全書辭義逐字逐句無不一絲穿就一脈生成讀者顧此失彼泥實舍虛其孰從而喻之其自序篇中五帝紀序目之辭正以明其紀贊中故著爲書首之故而紀贊之全辭卽皆以明其難作而又不得不作著爲本

紀之篇首之故要之皆主於黜黃老之非以明黃帝堯舜之是而一一折中於孔子蓋太史公當日著書如此其難也如此其主於尊孔子重六經而明聖道也然則其一故宇中豈非曲折繁多全書皆在夫豈可苟焉讀之已乎總之此五帝紀贊大旨惟在辨別言之雅與不雅駁者即是流於黃老及乘龍展雲等荒誕之言其擇之尤雅者即是合於孔子所傳儒者之言一主於黜黃老尊經重聖以爲全書之首如是焉而已然則凡稍涉於荒誕之言太史公方惟恐汰除之不盡然則即史記之以五帝本紀爲首太史公猶自恐不合乎尚書獨載堯以來司馬貞既爲之索隱雖不能知其本旨之黜非明道然其所謂不雅馴與擇言尤雅者其反覆之見而乃肆爲謬妄於補贊之於雅與不雅貞豈竟不之見而乃肆爲謬妄於補贊之外公然又補撰三皇本紀所載乃庖犧女媧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兄弟十二人並各一萬八千歲等語率取如此荒誕之談補於五帝紀前而反謂史記宜應上自開闢既論古史不合全闕一似癡人說夢雖其謂史記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敘自黃帝以下云云夫既知其然何以故違其意則以即其讀贊中五帝德

等辭亦原瞶瞶若如其說則卽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豈不亦可譏其闕漏且卽庖犧神農之事蹟其槩見於繫辭者不問而知非蛇身牛首之所爲若太史公肯於蛇身牛首之是紀則卽其史記之全書乃並不作何也史記之所以作者正爲闢除荒誕歸於雅馴所以黜異端而明聖道無一字不以孔子爲宗故其自序云先人有言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不啻大聲疾呼使千百世知其所以著書之意此其意豈肯作三皇本紀者無如其書雖傳世而不善讀者多乃又濟之以褚少孫之無識而妄補之又濟之以揚雄竊其黜異端明聖道之說而讒毀之又濟之以班固效其史例竊其一切之辭而謗抑之乃至如索隱正義爲之翼說者亦多言之失實而索隱尤自逞其庸妄而補益之於是乎史記休矣而太史公冤矣要其所以然者則反由於太史公之文章飛行絶跡學貫天人非虛實兼通者不足以窺其蘊而轉不若揚雄砌飾孔孟之浮詞以爲明道者猶竊見稱於後世也抑吾又有異夫正義者夫贊中所謂不離古文近是其古文是指帝德帝繫二書蓋凡百家不雅馴之言皆今文而帝德帝繫二書今所不傳

則其爲古文可知古文二字卽二書之替語其不復舉二書而曰古文者一則以行文之道固然若更舉二書則病蕪辭累句也一則以其所謂古文者雖主於二書而又不專主二書蓋凡言黃帝之書之出於古文者斷然皆是黃帝堯舜之黃帝而非黃老之黃帝故以不離古文爲稱黃帝堯舜之處其語意致爲深遠至其下文云書缺有間其書亦原是此二書然又不獨是此二書蓋其意乃徧屬於實能傳黃帝行事之書一切爲之神往而無如皆缺有間則其致慨視僅止二書之儒者不傳又深一境卽其所以致慨於二書之不傳而僅弗深考於春秋國語者又遠一神此句更極心慕手追之況其曰書者統辭也其曰矣者決辭也乃徧求乎凡所以言黃帝雅馴之書者而皆缺間也要其軼事又不僅見於春秋國語亦或時時見於他說於有中見其無卽於無中尋其有備極低昂往復惟此句之意又與上古文句隔別是以更著此語非爲贅複乃正義忽以其書牽合於上句之古文夫古文之帝德帝繫上文既三復言之且古文二字隨其所舉已於句中了却安得後文復泥執二字不休又贅複以入於此句在太史公之文義原不如是乃張氏則不顧其文義而牽涉之且卽如其

說以此句牽及古文若原以指帝德帝繫之二書則雖贅複而亦尚有來脉不謂張氏不獨牽合古文乃無端突以書爲尚書謂是古文尚書缺失其間多矣無說黃帝之語則更置文義不顧竟不知其尚書之說從何而來若謂此書字乃以應篇首之尚書然其下文所以言及帝德帝繫者正是以前此之尚書已見刪於孔子不載黃帝而獨載堯以來故無可稽而亦不復言惟尚書無可言然後始言及於帝德帝繫豈有於既歷言帝德帝繫春秋國語之後而忽反又言及於無可言之尚書之缺間者且即使此句是指謂尚書其句中亦絶無辨別今文古文之語意何爲而牽及古文且就以尚書言之孔安國所得之古文是眞即伏生所傳之今文亦非是僞而皆並見於太史公之世是當太史公時惟獨於尚書可不必辨別其古文之缺間與否蓋黃帝之書之缺失失於刪書之斷自唐虞而非失於今古文之異也故其書缺有間之句即使所言竟是尚書亦無容思慕古文兄無論今文古文而皆無有黃帝之書也即其古文亦孔子所不取而刪去無可復言者也則更無容思慕古文顧乃言黃帝事之缺失而思及尚書何爲者而又嘆及於古文之缺失何爲者是則正義以古文尚書

牽合以解書之缺間乃正一無理解蓋不過就習見之古文尚書四字遂於此一爲發抒讀者或不察而卽如其解解之於此卽可見太史公贊辭之精義雖釋之者亦不能知所謂背道而馳愈趨愈遠則亦何怪史記之休而太史公之冤也甚矣其可嘆也此以上所以論五帝本紀者又如此夫太史公一身之冤尚無足計惟太史公當羣言淆亂之時諸經猶未盡出之日而獨有卓然之特識重六經尊孔孟黜異端（異端只是謂所習不與已同凡學之不同於儒者卽儒之異端非必定如楊墨也）如前所擧史記之孔子世家老莊申韓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儒林列傳太史公自序遷辭及此五帝本紀論贊太史公之所以黜黃老而尊孔孟者備矣此非有其識不能非有其學不能實非天挺生其人於羣言淆亂之時易分封爲郡縣之後而特使其著史記以爲百世之標準者不能而其於諸子百家剖析異同較量新輕實爲秦火後聖學統明之始雖以賈董叔孫通公孫宏等之深明儒術以及當時諸儒之傳習一經如申轅伏孔諸人者皆不能如其立言之條貫而集成嗚呼讀史記者抑知當時尚爲羣言淆亂之時而非如後世於百家諸子一一洞明其爲皆經論定之時且卽揚雄之時已與其時大異何況

班固而太史公乃能卓然特識如此則如其自序所云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者遷雖未能言聖然亦豈非孟子所謂能言距楊墨而爲聖人之徒者歟此則非太史公一身之事道統所繫安得而不明之夫予所舉太史公言孔孟黃老之辭備矣卽有袒雄固者於此問其何句何字爲不合於聖人是非頗謬於經乎何字何句爲先黃老而後六經乎司馬子長果嘗有言謂五經不如老子者乎若牽率其父談六論之約字加以文致爲子長之言而標舉之則所謂成是貝錦交亂四國者不足論也蓋至是而太史公之心迹可明矣而雄固之心術亦可見矣抑又有可異者遷遭李陵之禍而下獄腐刑夫人而知之矣乃其旣刑之後則多弗深考及今觀之而班固與衛宏之語則又大異固漢書云遷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與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是謂遷旣刑後復爲中書令反尊寵而有推賢進士之權也（遷報任安書中語）而史記集解引衛宏漢書舊儀注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是謂遷下獄被刑而卽死於獄也二書豈不大相反悖觀

宏之語意以下蠶室與下獄分爲前後之兩事蓋謂先下蠶室因下蠶室後有怨言而後下獄以死然其報任安書中云幽圜墻幽囹圄見獄吏則頭槍地有此下獄之語於前而後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云云是顯然下獄在先而有推賢進士之權在後卽顯然非下蠶室之後有怨言然後又下獄死也蓋衛宏誤以蠶室與獄分爲兩地不知蠶室不過卽獄中之小室用以施宮刑避風並非獄外別爲一處所以遷書中以蠶室囹圄圜牆雜用而原皆受制於獄吏衛宏不解蠶室以爲與獄別途因臆造蠶室之解文選注引衛宏漢儀以爲置蠶宮令丞諸注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生者屬少府是宏誤認蠶室與獄爲兩地而杜撰此語猶之見太史公而杜撰以爲武帝所制官名位在丞相之上故晉灼已謂衛宏語多不實其解張安世傳顏注得之而蘇林則以爲作密室廣大如蠶室其意乃謂正在獄中是矣予所以必明蠶室者以衛宏之意既自以爲遷下獄而死則與遷報任安書被刑後而安責以推賢進士之說不合卽顯然遷非下獄而死而前此被刑原卽在獄有何獄與蠶室之分是卽於報任安書中之所以言蠶室者而可見衛宏之言不實也且文選此註所列宏言乃又無一語之實何也宏言遷作景帝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則又斷無此事遷自序篇中述父談

所命之辭既首稱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所當論載而其自序已辭則云漢興以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其辭如此又其序次孝景本紀之辭云天下翕然大安殷富序今上本紀云漢興五世隆在建元云云其辭又如此試問遷既爲如此之辭頌君出自父命方且謂力詘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安有紀中極言景帝之短與武帝之過者則亦因史記闕此二篇謬爲之說（魏明帝之切齒王允之藉殺蔡邕既沿此謬亦由班固所譏之微文刺譏）至宏下句即云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此言又屬不實遷之爲陵受過乃是陵敗之後適會武帝召問遷推言陵功以爲陵尚可用及武帝聞陵降遂怒及遷言而下獄不得謂之舉李陵也夫遷坐李陵一事千古不察而爲遷詬病亦不得不爲明之蓋陵爲李廣之孫世稱名將當陵受李廣利僅分兵五千遠出居延北千餘里當匈奴以致爲單于八萬餘騎所摧敗與衛青殆令廣出東道以

致迷惑失道後至懼罪之情形無異陵敗書至帝以敗狀召問羣臣當時排陵以爲貳師之地者多故漢書亦云羣臣皆罪陵可見當時召問之人甚多惟遷揣陵實在情形爲之表白此乃遷之爲公起見而亦惜及於名將祖孫之受枉初非有私於陵其情象實可想見設使遷爲迎合附勢之小人亦何難如羣臣同罪李陵而顧一人若是惟其中關鍵有必不可不辨明者夫遷之爲陵表白乃當日先經但聞陵敗而尚未聞陵降之時也何以見之遷之報任書辭隨論隨叙其書中先言陵敗書聞而即叙以召問之辭後乃言李陵既生降是敗聞在前而降聞在後其次序井然可見軍書到有先後初敗固未即聞降故漢書亦云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云云聞敗之後上猶欲陵死戰乃至爲陵母婦視相此乃先聞敗而後聞降之實證正與遷書相合蓋彼時武帝猝聞陵敗心無主宰故或爲陵家看相或召羣臣對問其倉皇酌議情態宛然可想若既聞陵降之後陵已爲異域之虜臣矣帝亦無從更欲陵死戰矣尚何暇召羣臣問陵且既聞陵降則陵之罪已無可再言陵之功亦無可更爲表白矣尚何待分別言之曰羣

臣皆罪陵而遷於彼時猶爲之表白者惟遷之爲陵表白在聞敗未聞降之時其降爲遷所不及料故遷書中下文叙及陵降卽謂陵隤其家聲而史記李廣傳末則云自陵降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可見遷是非褒貶磊落光明足以對千秋而無愧而無如遷之此事反爲後世所詬病者則如衛宏所措之辭漫然謂遷坐舉李陵而下蠶室其言以爲是而實非然若以爲非而又似是以致後人不加辨察遂致輕遷夫衛宏言多不實自晉灼已先我而言之可見非予之臆說然宏之誣遷者猶小而班固之誣遷者尤大何

也遷之人品所關在爲陵表白之前後若表白於未聞陵降之前則是爲國家愛惜人才雖縲紲而非其罪若表白於旣聞陵降之後則是與李陵私相親昵卽腐刑貽笑千秋乃觀遷報任安書中之表白明明在前其辭氣毫無牧黙且亦本斷無聞降後尙能爲陵表白之勢之情理況漢書明明言帝聞敗未聞降之前猶爲陵家相面則召問羣臣酌議自然正在其時夫正在其時遷無過也且正見遷忠臣君子也若衛宏雖言其坐舉陵得罪尙未言其舉陵事在聞降之後乃漢書則倒置武帝召問遷而遷表白在旣聞陵降之後其辭云上欲陵

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
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
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殉國
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云云其語至宜欲得當
以報漢也而止如果此時遷言已在聞降之後則帝此
後更無別可怒遷之處除非帝之怒遷下遷腐刑即在
此遷奏對之時若然則固即當以帝怒下刑之語緊接
於遷對辭已畢之後何以固於對辭後又復翻轉出貳
師功少一段然後再下遷腐刑陵傳倒聞降在上文然
後云上以問遷遷對辭

云云對畢後又間隔以一段云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
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然後下文
乃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此間
隔之一段若云是聞敗時之事何以倒下此處若云是
聞降時事更何以倒下此處且更可見遷言在聞降之
前因此聞降而後怒遷下刑則固何以倒聞降於上文
而與此段分作前後兩事若云此段於聞敗聞降之外
別爲一事試問安有此段既非聞敗又非聞降突然無
中生有以虛作實而武帝乃又憑空生出此虛幻之一
段以怒遷而下遷腐刑者若然豈不聞敗一事聞降一
事此段又一事試問此段成爲何項實事而帝反以之
罪遷斷乎無此事無此理況此段乃轉是謂陵有功無
以爲貳師之地於聞敗聞降二事兩皆反背更斷無此
事此理然則此段之語顯然即就聞降之事而憑空幻
出者固惟不肯實聞降於此處故別爲幻出此語其立
言乃即就遷報任書中推言陵功僕沮貳師爲陵游說
等語爲之混亂錯置然固又不能實言陵已得功故幻
云與單于相值即以爲形出貳師功少之故試問安有
與單于相值而大敗而反足以形容貳師功少者譸張
爲幻之言但圖讒陷而不顧情理奈何一至於此則

顯然其一段即是聞降而固故掩之反飾作不似聞降之辭語以為下文下遷腐刑之地蓋固所以不得不幻出此段者固既不肯以遷為因聞降而後下刑又不能謂遷因奏對而即下刑若不幻出此無中生有之一段則遷刑終無由而下故必不得不設此段以轉關而後刑乃可下夫此段原即是聞降而固必不肯認作聞降其時不得不費極經營然終以此段出於無中生有之故而又欲其辭氣避絕聞降於事理既虧則於文辭必不能順所以其辭種種謬戾無理待後文詳為明之要之適足以見無故添此一段顯然仍即是聞降之替語適足以為遷奏對在降前之證據而固乃徒勞也夫古今同一情理耳當時在朝君臣既聞陵降則陵已不齒矣陵之罪尚何待羣臣言之而曰羣臣皆罪陵是班書先自不成辭義且陵已生降而背君矣尚安能於此時言其事親孝已無信於君矣尚安能言其與士信正為顧身而降異域矣尚安能謂其奮不顧身已降虜矣尚安能稱之為國士已因偷生全軀而致降矣尚安能反謂媒蘗其短者為全軀保妻子之臣而以為可痛為問當日遷召問時如果在已聞陵降之後試為設身處地想其情理雖極之天下古今其能以此等反背之言對

武帝一陳否且無論對武帝也卽凡天下古今安有在朝之臣聞他臣降於異國而猶卽對人稱其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有國士之風而反譏他人爲全軀保妻子爲深可痛恨以言於悠悠泛泛之人前者雖昧心病狂亦不至是何況當時召問而對帝乎夫卽觀其全軀二字之辭氣其意正謂與陵相反故以刺媒蘖陵短之人蓋遷料陵敗後若不能走脫則必死因有此等之言若降則非遷所及料故其書中以陵降爲贖其家聲然則就全軀一語卽可見遷言實在未聞陵降之前也不然陵降正爲全軀豈有降後方力爲陵進言乃反以全軀二字直刺其要害而言何由入乎且遷報任書中語氣正以全軀之語與李陵反面對照可見其時遷方料陵不肯避難全軀而不料其後之降也且漢書既明明言未聞陵降之前帝猶爲其母妻視相班固何以不謂遷於彼時召問而倒置於聞降之後若謂固去遷未遠自當別有所據乃衛宏去遷亦近何以其所云遷下獄而死者與班固所云被刑後而猶尊寵者迥殊可見卽近代之言亦非盡實若謂班別有所據則必所據別有其辭何以班所舉以敘遷召問之所對者乃卽是據遷報任之書辭錄之至數十句可見班並

非別有所據而卽原據遷書夫既據遷書直錄其辭至數十句則不得謂其辭之別出於他處矣若是則卽當如其原辭而錄而不得中間又忽易其原辭三數字以爲文致誣遷之地乃班固則又故易其字顯然卽以誣遷將謂其辭非遷辭乎何以連舉數十句皆遷辭卽本句亦其連上文所引之書辭而所易不過一二字乃此三數字適足誣遷而陷遷顯然固之出於有意其所易之二數字何字乎遷書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遷辭如此其辭從上陵敗書聞句一直貫下正是但聞其敗未聞其降之語故云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然後云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惟陵未降是以功猶可暴若既降矣尙何暴功之有安有降虜而猶云暴功者此甚顯而易明乃班固之所以誣遷者則將其書中從陵敗書聞句一直貫下之此辭而中間加以後聞陵降一句使遷此辭不得從聞敗一直貫下而倒置此辭在聞降之後又特易去遷辭中彼觀其意四字爲彼之不死以實其爲聞降後之言夫既全錄遷辭何以彼觀其意四字獨不可用而專

改此句爲彼之不死其何故也若謂別有所據何以所
錄盡屬遷辭若謂遷辭本屬彼之不死四字乃彼觀其
意四字卽在漢書遷傳之內並非別出他書而固乃於
此李陵傳顯然易之然則班固之計不明明誣遷而陷
遷乎蓋曰彼觀其意乃但言其敗而猶可立功曰彼之
不死則實指其降而更無餘地而固於不死句下猶云
欲得當以報漢此在李陵與蘇武書中自言則可豈有
遷而乃爲此欺國之言者以是陷遷固何心也自固之
此一陷遂使遷以公忠體國之賢者反無因而傳爲誣
君昵竟離經畔道之憸人而遷之人品喪於千古矣固

又加誣之以先黃老而後六經等語又有揚雄之誣語
在前固又引之以入於遷傳贊而遷之史記又喪於千
古矣嗚呼遷之此厄不更甚於宮刑倍倍乎且固於李
陵傳中所舉遷辭抑又有可異之甚者夫遷報任書中
所云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等
語乃是向任少卿自述已意言因已平時見陵之爲人
素懷此意所以召問時推言陵功並非謂卽以此事親
孝與士信等辭上陳於武帝也其書內顯然分別於召
問時但云推言陵功乃是就事論事安得當此倉皇計
議之際而乃陳及於陵平日之事親與士以助其今日

陷敗之辭者乃固置遷之辭義不顧而直云上以問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云云以其餉友之虛言錄爲對君之實語今幸遷書尚在一勘而知其誣若遷書不存豈不遷對君實有此語是固之所以舉遷辭者通體皆誣而其倒置閒降於前及所易彼之不死四字其爲誣陷更可見也且於此卽可見漢書中每多不安辭義卽以文章而論其視遷可同日語乎且固之有意陷遷亦更有灼然明著者夫遷之承召問而爲陵表白其事但關乎遷之身名而絕無涉於陵之事蹟當日帝聞遷言並未嘗於陵有所是非進退則遷承召問之事屬遷而不屬陵是與陵事毫無干涉旣無干涉則凡遷召問至下腐刑之辭皆當入於遷傳而不當入於陵傳乃固於遷傳則惟錄遷之自序及報任安一書而以遷之召問腐刑反入於陵傳至於不憚煩言爲之實叙其事在陵傳乃客氣之閒言而並非陵之實事試思以遷之主文實事乃置遷傳不入而反入爲陵傳之客氣閒言不知成何史例漢書乃實叙之體非如史記伯夷列傳言及顏淵可比固之所以如此者則明明爲顚倒其報任書中之事移易其報任書中之辭故必不能與報任書同居一傳以近相刺謬然舍其報任書辭則又無以實其召問故不得不以

盾矛虛實置之兩處然後使遷之受枉無可明也其如史例先已不合何哉至史記李廣傳末謂自陵降後李氏名敗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正見遷之是非不紊當未聞陵降也則爲國家惜士以譽之及既知其降也則爲春秋書法以誅之公之至也其所以以此語著於陵傳之末者以文章而論則以收束陵傳而即以收束廣傳故必有上文自是之後李氏名敗二語而後可接此語曰李氏名敗者合乎廣與陵統束之爲陵惜而益爲廣惜也以意旨而論遷眷眷於廣陵之祖孫一則冀其爲漢立功一則見其家聲可重而不料其如此

故總著此數語於傳末正見寄慨無窮且其云隴西之士居門下者隴西者私情而門下則公地此語正見爲公私交惜其言鄭重即已曩之與陵俱居門下致慨亦在其中皆用爲恥者曰恥則是辱而不止於愧曰用則以爲公恥而不止於云以李氏爲愧蓋惜之甚惡之甚即此數語正隱然寓春秋之書法乃固則倒遷此語於陵傳敘事之中間去其李氏名敗之語而倒李氏於下改其居門下皆用爲恥曰隴西之士大夫以李氏爲愧然後下文乃又接敘陵事觀其所以倒此數語向前之故乃專爲接之於誣遷之語後而使李氏之所以可愧

者之反不離乎遷所以並自是之後李氏名敗二語而亦去之然後可以緊接其上文誣遷之敘事是即以遷誅陵之辭倒於前而使之不啻自誅若夫文章則更固所不顧矣至固之李廣傳贊云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曰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乃又全鈔史記之贊不過改其悛悛爲恂恂道辭爲出辭盡哀爲流涕忠實心爲中心餘則皆如其字凡漢書此等固之意將謂不易數字即不得爲已作隨易數字而即屬已作乎無亦於易字中而即有以爲誣遷之地者乎觀此之明明鈔史記而聊改數字即可見陵傳中彼之不死四字明明爲改去遷書之彼觀其意四字而有意陷遷也抑此篇漢書陵傳中乃多有盾矛無理者亦不得不明之傳中首敘此次出師云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召陵欲使將輜重陵召見時請願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迎者猶言接濟嗣因博德飾奏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因詔陵發出至浚稽山陵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死士力上甚說拜步樂爲

郎陵即於此次敗降後上聞陵降怒甚責問步樂步樂自殺責問步樂自在降後遷之表白則在聞降之先固反以問遷次於責步樂之後其事如此夫帝初召陵令將輜重之時原不過止令陵爲貳師之助非望陵自立大功及召見後帝聞陵言而壯之後又因博德飾奏而專遣陵至浚稽山逮步樂還帝心甚說則後之情形與前令將輜重廻不相同帝此時望陵立功之心甚切所以遷報任書云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即指步樂還時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當日之情形如此即漢書亦自言如此是其時武帝正望陵與單于相值而立大功其視望貳師立功爲尤甚毫無忌李陵功多貳師功少之意甚明明也乃固於叙遷被刑之故則云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此即令班固自解亦不能解夫此時叙事與欲令陵只將輜重之初意相異奚啻霄壤帝既遣陵至浚稽因即望其獨力成功何云財令陵爲助兵然此言猶止矛盾而不至大謬悖無理乃帝於此時正望陵立功而與單于相值並不復問及貳師何反以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爲非此無理而不可解者一固謂陵

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若如其文義解之是謂陵功多以形貳師功少也陵既功多何以反爲遷誣罔之罪此其無理而不可解者二若以其實事論之陵既敗降則其與單于相值正是罪而非功而何以反以此語形貳師之功少此其無理而不可解者三若謂陵與單于相值是陵之罪而非謂其功則不獨與下句貳師功少文義承接相反且與上句財令陵爲助兵之文義亦承接相反此其無理而不可解者四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即無論其語之可解不可解要之自爲陵與貳師之事與遷無涉何以此二語即是遷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此其無理而不可解者五若云此二句是遷之所言如云陵尚有與單于相值之功而貳師之功則少乃既不合爲此文義又與上句財令陵爲助兵之情事文義兩皆不合此其無理而不可解者六然則此數語乃實自爲矛盾而反覆皆不可解也夫遷書所謂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者乃指將來之事非謂以前之事也蓋遷於召問時言陵才尚可用故帝疑遷有私爲陵作說辭之心冀從此陵得見用貳師因而退沮凡言游說者皆謂說合以後未來之事若已過之事何說之有觀戰國策游說之士如林豈有倒說以前之事者

故就游說二字即可見遷言實在未聞陵降之先若陵已降於異域矣尚復何說之有班固既稱其游說乃以爲其召問在聞降後即是文義矛盾乃班固故倒解遷書沮貳師爲陵游說之二語爲指以前之事所以下文欲出此二語而上文乃先作貳師功少不可解之辭强爲承接以致層層無理要其所以然者徒以强欲避去遷之因聞降而被罪故特爲幻出此段以爲遷所以被罪之由在此而實並無此事原無此理說見前以致已說反成爲不可解之辭理然則豈遷書中僕沮貳師爲陵游說二語之不順辭理乎乃由固藉之以倒爲文致以至已辭無從合倒顛之理耳

至於遷書之文理固又乃有實多不能晰者即如史記李廣傳贊首引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此數語乃所以爲下文之發端凡下文之言悉根於此數語無此二語則下文之神理皆無從出固乃直鈔其下文而獨去此數語在固不過以其多此數語則覺辭長而不合已之用何也蓋遷之辭獨傳李廣而固此傳則兼有蘇建蘇武若贊廣辭多則與贊蘇不相配稱是爲不合固用所以去之且固意並以爲去此數語則可託爲裁翦遷辭而非專爲鈔襲然豈知其必不可去夫固書以李蘇合傳異乎史記之

專傳李顯然必不能鈔襲史記李傳之專贊而固乃任意蹈之及不相配稱遂乃傷截鶴脛而不顧殊不可解又遷贊之下句云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遷惟親見李廣故形容其狀以贊之其贊辭乃神情兼至故下繼之曰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傳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其一片凝注之神抑揚詠嘆以文章而論則首尾相成而不容增損一字以胸次而論則公私同慨而可以廉立千秋要惟親見李廣之爲人目擊匈奴之情狀而又不能明言廣不見用以致迄今征戰無功致謗朝廷之失是以隱寓多辭發爲此贊而固乃直鈔其辭何爲者固未見廣故截去遷贊之余睹二字然既非如遷之目睹何以知廣之狀恂恂如鄙人而口不能出辭何從發桃李成蹊之感慨何從有言小喻大之寄託況截去首數語更不成文既不云身正令行則流涕於天下誠信於士大夫之故試問何自而來乃僅以流涕改遷之盡哀豈遷意中並無流涕二字而待固改之乎且固之所以知廣恂恂如鄙人等狀者乃遷之辭也則何以不標爲遷語而顧以爲已辭乃固於他傳贊所引他人之言則又以人名標著如相如傳

贊則云揚雄以爲猶騁鄭衛之聲東方朔傳贊則云劉向言朔上諧倡辯不能持論揚雄亦以朔爲言不純師行不純德等語顯然特雄向以爲詆毀司馬東方之證而一切傳贊中多襲遷語乃又間舉遷名然實多不舉直以遷辭而雜供其趨避翦裁低昂進退究之辭義率多不合豈遷原辭之過歟實固之師遷背遷而兼未盡達遷之文義也且固之增易遷辭以累文義者亦又無待他證即以遷之報任安書言之文選所載之此書與漢書辭多小異然雖小而所關則大夫昭明明見漢書而所載乃異其辭者則必其所見爲別本以其優於漢書故取用之今觀乃實優於漢書則必其實爲原本文選本云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不相師謙詞也言少卿來書似以僕爲不少卿之是師而反用流俗人之言故云僕非敢如此也如此者即不師少卿而用流俗之謂也師少卿乃漢書則云若者即上文推賢進士之謂也語極明顯乃漢書則云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此無論上二句費解即改此字爲是而音已不協凡文章未有音不協而能善者不獨詩也選云僕雖疲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句方穩適乃漢書去僕之二字此何文也選云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漢書去獨字此何文也選云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漢書去兩

者字此何文也選云若僕大質已虧缺矣乃漢書去矣字此何文也選云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乃漢書改見爲發此何語也選云僕又薄從上雍乃漢書叠一上字此何文也曰薄從上雍則自然是從帝往上雍何爲又加一上字曰薄從上上雍此等於文義無虧而句法不協則亦不成文也選云恐卒然不可爲諱而漢書去爲字此句遷之用爲字者以上句僕又薄從上雍是六字句此句必加以爲字成七字句然後上下相承之句法乃調而適可趨下此在知者自領之則非可言說也尚無大異選云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乃漢書去久字爲字此何語何文也選云修身者智之符也乃漢書改符爲府別用符字於下句非遷意矣非遷意則不成此文矣遷叠五句首句用符字者先以寓言己之修身與智符合於泛言之中有自明之意若用府字則索索無神氣眞泛論矣選云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乃漢書去而字此何文也選叠四句而末句云詬莫大於宮刑乃漢書增而字於上此何文也四句平列之調固於末句上加而字何爲若云四句中以宮刑爲主故加而字則是後世之弱格豈是遷文且上二句傷心辱先乃正是與宮刑直貫安得此句反用而字間隔辭氣選云昔者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乃漢書則去者字而並去同字此何文也選云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乃漢

書去有字而字於字廷字之字此何文也選云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乃漢書去其又字此何文也遷辭用四疊句首云上之不能次云次之又不能此兩句以一不能一又不能相間成文三云外之又不能四云下之不能此兩句以匠心之妙今去又字原無講得去而卽足爲文耶　選云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乃漢書改如爲於此何文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四層乃遷自蕞之虛辭非眞是無所短長之效故曰可見如此矣亦虛辭也易以於字則似實有之事不合神理矣選云陪奉外廷末議乃漢書去其奉字此何文也有奉字神理乃足句法乃成　選云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乃漢此等亦甚易明　此二字若以訓詁論之似亦無書倒作維綱此何文也不可倒然音辭卽皆不協此段原以議維慮隸眉非士間協韻調　選云使得奏薄技乃漢書改奏爲奉何也選云素非能相善也乃漢書去能字此何文也有能字乃成文成句調去之則卽神理亦未能協之　選云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乃漢書去餘字此何文也言餘懽者正見絕不相蒙而句亦相協去餘字則失其神理且俗句矣　選云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乃漢書去守字此何文也曰自奇士此時俗不穩句耳　且遷書自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以下數十句皆是遷與任安以友道自言胸臆之辭其辭中曰僕觀其爲人曰僕以爲有國士之風曰僕誠私心痛之曰僕懷欲陳之此一段中凡四向少卿稱僕中間又有連稱王上公卿王侯大

臣等語至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句下然後云適會召問凡以上答友稱僕之辭並非即是召問時對帝之語其下文云即以此指推言陵功者言已意中因有此指是以見帝而推言陵功非謂所推言者即是上文對任安稱僕所言之諸語乃漢書李陵傳以此一段即爲召問時對帝之辭且形容以盛言二字此何故也此條即不得仍如以上諸條但以何語何文折之而當問其何故矣蓋前折以何語何文者猶不過以辭義之謬或出於無心此則顯然以誣遷陷遷之故而出於有意也夫遷之報任安書遷作時只有一文無異文也乃此段則一見文選一見漢書遷傳一見李陵傳而皆各有異文其異文者則三本之中必有兩本是後人之所歧而非原書之所作蓋遷書必不得有隻字歧異之兩本何況其三今若見三本而槩謂皆遷之原辭且於其歧異以至於相反者亦不分辨而遂就以誣遷之文章品誼大不可也故今於此段必通舉三本而互明之夫子以文選所載爲遷之原辭者並非予之臆見乃即無論遷之事蹟與選本相合且非如選本則不足爲遷之文章凡同學者皆可共證豈有偏乎其可以共證者何也固於李陵傳所錄遷對帝之辭自事親孝與士信二句起至

宜欲得當以報漢句止一段凡三十句皆悉錄自遷書段首事親孝之上有僕觀其爲人一句而固乃因其有僕字而截去之其段尾欲得當以報漢一句原在功亦足以暴於天下一句之上而下緊援以僕懷欲陳之一句乃固亦因其有僕字而故倒得當報漢句於下以截去之此滅去其段首段尾之兩僕字也乃段中又有兩僕字固既錄其全段則兩僕字如何能去乃固於其段中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刪去僕以爲三字則此僕字又滅去矣又改其段中僕誠私心痛之爲誠可痛也則此僕字又滅去矣如是則此段中之四僕字全去而固乃得誣其答安之辭以爲對帝之語如是乃可實坐遷之誣罔蓋此一段之辭可以答安而不可以對帝答安則言之無過對帝則意欲何爲故其時對帝只可推言陵功而必不能陳此一段而固計之正以其時陵方敗兵辱國必誣遷於人主前反爲敗辱者飾作逾分過情之譽而後遷之誣罔乃形故不特以此段誣爲遷召問時之言且形容爲盛言以益實之固之居心一何至此若謂固非出於有心爲問固既錄此一段之辭豈不見其有四僕字何故以爲對帝之言若謂非出有心何故明明刪滅其段首段尾段中之四僕字以假成爲對帝之

言又特刪其中間稱漢公卿王侯稱主上稱大臣之數句而不錄以假成爲對帝之言一段之中專滅其八九稱謂形跡顯暴尙安得謂固爲無心然則予之詰固爲何故者固其何辭以對也至以文義論之遷書云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如是然後乃合神理乃成文義而乃刪去僕以爲三字此何文也僕誠私心痛之而乃改爲誠可痛也此何文也且其四僕字之原文明明卽載於固漢書遷傳之中固不改於遷傳而改於陵傳者遷傳乃載遷書文義語氣必不能改固以爲但改之於陵傳則遷已就陷卽後世豈復有見及而爲之對勘者也至此段中選云然李陵一呼句勞軍士卒讀無不起句躬自流涕句乃言陵一呼其時已疲勞於軍旅之士卒無不奮起陵又躬自流涕也惟陵流涕故曰躬曰自且勞字亦必不得作去讀而漢書去其卒字自字云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此何文也若如所改豈不遷書轉不成文選云北嚮爭死敵者而漢書易嚮爲首又去其者字此何語何文也嚮與首相似而與跡之反順心迎之爲嚮跡迎之亦爲嚮卽心不迎而跡拒之亦爲嚮若首則心亦順迎而無反拒稽之古訓可見至句末之者字一則用以見此段之起止一則使文義入古而不同流俗而固乃去之何也　選云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而漢書去其能字之虛神辭調

此何文也至選云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卽
漢書選傳亦同如謂遷書本非彼觀其意四字固何不
卽於遷傳中易之然旣易於陵傳而又不易於遷傳者
以其於遷書中則不能顚倒遷之辭語而不得易也夫
於陵傳無端插入不死二字者乃以証遷對帝在聞降
之後而非在聞降之前以見遷於貪生苟活降虜之陵
而猶對帝力陳其忠信孝友奮不顧身反刺人之全軀
蘇短其爲証罔武帝何待更言且遷書云陵敗書聞主
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
不自料其卑賤等語下卽云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
陵之功此段自不自料卑賤以下乃是遷答書時自述
彼時之胸臆是以中有煩辭若論實事則下句之適會
召問卽緊接上句之陵敗書聞乃旋聞敗而旋召問其
中間無所謂降書聞也文選漢書所載遷書皆如是若
李陵傳所云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卽是遷書中適會
召問之一句也所云陵敗邊塞以聞卽遷書中陵敗書
聞之一句也如是則二句亦正相緊接乃旋聞而旋召
問羣臣卽遷正在其中陵傳中之事卽遷書中之事也
陵傳中之語卽遷書中之語也彼時卽聞敗而卽問遷
二事只如一事二語只如一語其中不得間以聞降之

事也乃固以後聞陵降一段插入於聞敗之後而問遷之前曲意倒問遷於降後以誣遷推言陵功之狀倒在聞降之後而不使之得立於降前如是然後就可易遷彼觀其意爲彼之不死以坐遷之誣罔夫武帝之疑遷爲誣罔者猶卽陵事而順施而固所以陷遷爲誣罔者則就遷文而倒置若云遷書多飾何以陵傳全據其辭若云原是遷書何以中間顯然譖狀況所譖非一前已一一具明然則固其何以說也又此段中選云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乃漢書去其於字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乃漢書去其矣字於遷之虛神文氣而輒去之此何文也且去於字而但云報漢則其文義乃似以漢爲讐而報之又何辭也且遷書此四句原是彼觀其意二句在上無可奈何二句在下而固於陵傳顛倒之其所以顛倒者以倒得當報漢之句於下則其語氣自然與下句僕懷欲陳不能接屬如是而後段尾之僕字乃可去而無跡也又書下句云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會上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可見遷對帝原不過推言陵功其所推言者諒不過略言陵平日人品將才此時兵少無援容圖後效等語自有彼時對君之體觀其特言推功可見所陳並非

上文答安事親孝與士信等過譽之辭而但論目前之轉功爲敗其所謂功者或及於前此八百騎深入匈奴之事也乃固直置其推言陵功四字如不見而卽以其答安極譽之煩碎誣之以爲對君之語且顚倒其召對於聞降之後嗚呼固不過如遷史記耳而下石至於如此何哉且固卽如遷乃必並其書中之辭句爲之改壞何哉然固要不足如遷無論其他卽其鈔襲李廣傳贊及其所改遷報任書中之字句而已有目共見其有意誣遷者姑置勿論卽非誣遷而妄爲改易之字句亦絕無一字之安夫遷原書但有一文斷無異本漢書所載者凡有一字之不同卽屬孟堅之改易若謂選載非其原本其如文選字字皆安然吾以是議班謂其所改絕無隻字之合得無持見之偏不知遷文雖非固所可幾而亦正不相懸如是無亦固故爲多易以重其文之類乎惟遷書甚長若必字字皆爲勘說不惟不暇抑亦不必故今勘明李陵傳中所以誣遷之大指論至遷書推言陵功之句爲止以後則不復再論以待後人一一勘之然凡固所改易卽予所未暇舉者乃亦實無一字之安乃至如主上之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三句以三所字疊調成文以弄畜兩側聲協下平聲之輕

字此等目前之辭義而固故爲改易至改中句爲倡優
畜之餘更何必論乎要之文義事小誣遷事大文義者
不過遷固兩人之事誣遷者闕乎斯道千古之公蓋遷
非獨擅長文章之人乃實爲西京明六經尊孔孟闢異
端統貫之第一人乃實爲繼春秋著史例爲百王莫易
創首之第一人如是而任雄毀於前固讒於後以顚倒
道誼之是非邪正可乎故卽以其爲李陵表白一事而
論而可見遷眞君子也實賢者也何也陵之初出師也
帝欲使陵爲貳師將輜重及召見時而陵願自當一隊
固由陵意不肯屬於貳師然陵自顧實爲名將可以出
力建功陵無過也及帝壯之而許其行因詔彊弩都尉
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以爲接應則帝之加愼而陵亦
無過也及發軍後博德因羞爲陵後距詭奏方秋匈奴
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發帝怒反疑陵悔不欲
出而教博德上書因詔陵獨發至東浚稽山南觀虜且
切責其所與博德言者云何令其具對是陵不獨無過
而且受枉也乃陵受詔獨出而博德遂不作後距接應
陵以五千步卒遇單于八萬餘騎而戰敗則陵雖敗而
仍不得謂之有過也帝於聞陵敗時召問羣臣羣臣豈
不知陵之實在情形乃皆不爲陵一言而同罪陵其所

以罪陵者一則見帝怒令出塞則陵原爲帝所疑惡之人故不約而同而皆不爲一言一則以陵前不肯屬貳師則必貳師所惡之人且帝雖詔陵獨發然貳師身當其境何以不籌及陵陷而權變救援若爲陵言則無以爲貳師之地甚至因博德曾爲伏波將軍故勢猶存若爲陵言又無以爲博德之地此衆口同聲所以罪陵之故然獨不思陵敗非陵之私事衆口緘默如國家何然則羣臣大都皆小人也而遷於此時獨推言陵功望其復振然則遷非忠臣君子乎緘默罪陵豈遷之所不能爲若非忠臣君子陵其時僅一敗將尚何所可昵何以反不附勢而肯推言陵功乎以陵敗之情形如彼而遷之對乃獨如此則即千載後掩卷思之安得謂遷非忠臣君子者惟遷對在聞敗之時而班固乃反覆文致顯倒故陷之於聞降之後以致遷名湮蔽千秋試更掩卷思之帝聞降後即陵遣陳山川地形之陳步樂且以帝怒甚責問而自殺矣豈有此時復召問羣臣論陵罪否之理則顯然帝之罪遷即在罪步樂之時而班固倒之也然固之所以陷遷尤有大於此者蓋由遷陵二傳尋問觀之遷之爲忠臣君子其後武帝顯然既已深知而固不肯爲遷叙述其事是並滅滅朝

廷君臣掌故計以陷遷此其所以尤大夫帝知遷而固何以不肯叙述曰固方陷遷之不暇安肯叙述帝之轉念而使遷得爲忠臣君子然則何以見帝之轉而知遷其一則遷傳云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夫遷被刑之罪名陵傳以爲誣罔以誣罔被刑之人其當褫黜而不再用理不待言乃遷於刑後反邀尊寵而領中書令之重職且儼然推賢進士爲其責任則其職不獨權要而且正莊試思武帝若非知遷前此之冤安有刑後反致尊寵之理若非知其前此實非誣罔安肯反委任誣罔者以中外出入權要之事是顯然遷之爲忠臣君子武帝既已深知若非深知則其後此之尊寵至爲無理則即必無其事既有其事則即舍此之外無理此既斷然無可疑議者然欲證明其故又必參觀以李陵傳語而益見之其一則陵傳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云云此一段乃顯然爲遷所以作中書令之原委其刑後擢任之事跡

卽在此時班固特抹去之而不肯爲遷叙述故後人不知耳試申論之夫遷之推言陵功在初聞陵敗武帝倉皇急遽偏召羣臣問對之時其時尚未聞陵降帝領羣臣皆稱陵罪之言並領遷獨推陵功之言其兩端未決可想見也逮忽聞陵降則帝怒降之甚而陵眞有罪是羣臣罪陵之言皆實而一遷功陵之言獨誣矣故帝亦卽怒遷之甚而刑之此雖班固所不肯叙明然卽於其遷陵兩傳之辭中反覆可以考見者也及事端已過而帝再四思維不覺自悔前此之失故陵傳云久之上悔陵無救其悔辭云云者謂已當陵召對許其以步兵五千出塞之時不合預先於彼時卽詔迎陵接應之路博德與陵同行以致博德到邊得以展轉行其奸詐飾辭具奏而已遷怒疑陵勒遣陵獨出居延反令博德安坐不前至使陵無救陷敗脫令已隨後再詔博德前往接應必不至誤聽其奸言陷陵至此（孟康之解辭義反背甚可異）蓋此時武帝之自悔者深矣而李陵受枉於博德之飾奏武帝已盡明矣其以博德爲老將奸詐者猶今言老奸巨猾也當此帝悔之時乃至於從陵得脫之餘軍而猶遣使勞賜則帝心中之所以憫陵惜陵者更當何如至於陵已降匈奴歲餘猶遣公孫敖將兵深入迎之則所以

重陵諒陵者又復何如帝之悔狀至於如此諒陵至於如此則可見帝此時不獨知陵之枉而益信陵之忠不然何以陵已降虜歲餘之久而猶特遣大將將兵迎陵且至於使敖深入以致此役亡士甚多（衛霍傳敖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亡士七十多下吏當斬計其年歲正是此役而陵傳但言敖軍無功迎陵不得蓋帝志必欲還陵而信陵之深矣逮敖還又復因已戰敗讒陵以致族陵之家則非帝此時之意也於此更可見當帝自悔之時其爲厚陵實甚夫既厚陵則可見其時帝自必又轉以前此罪陵之羣臣爲不實而以推言陵功之遷爲不誣矣然則帝於此歲餘之中豈不轉悟遷爲忠臣君子乎而無如遷已刑矣非使爲中官不得矣計中官之尊且正者莫過於中書令意帝幡然卽使爲之然則遷以誣罔見刑之人而忽顯擢爲重職不以此故而何故乎不於此時而何時乎不然豈有無因而乃突化爲中書令者乎乃觀固之所以敘遷者則直是遷以一刑人無端而忽化爲尊寵任職之中書令矣何也漢書之遷傳全篇前錄遷自序之辭後又錄遷報任安一書中間班固所著已辭只前所舉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二語此二語之前卽是遷之自序方遷自序時猶是被刑之人則所錄序中無從知其爲中書令也固錄

序之後何以不書遷被刑後之事跡著明其中書令何由而得而乃於序後卽突然繼之曰遷被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則且無論次句之尊寵卽其首句豈不先以一刑人無端而忽化爲中書令乎夫作漢書者班固而非司馬遷也乃遷之傳前則錄遷之自序後則錄遷之報書而固絕不敘遷之事實中間雖著此二語曰遷被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實乃不過作報書之緣起而並非傳辭末尾則於錄報書後又著數語謂遷旣死後其書稍出云云乃又不過爲史記之餘談而並非遷事然則漢書雖有遷傳而班固竟無辭也然則遷傳豈不竟爲遷作而非固作也夫所貴於史傳者以我傳彼而非彼之自傳也若使可任人自傳則凡歷代之人何不可人各自爲之傳以萃一編而成著籍而作史者但可以寥寥贊語任意低昂卽可爲一代之靑簡乎要之乃實無此史例且班史之例更與史記不同史記例出於創其意本非爲專著一代之史故敘述外間有橫空論議之辭班史事成於因則每傳中無非紀述事實之語凡事實者皆班氏之所紀並非其人之自紀凡傳語者皆班氏之史辭並非其人之已辭蓋已辭則必有善無惡而無以著其實且漢人自序之辭又不似後人

之自作年譜亦無以紀其事實然則班氏卽凡爲傳皆當如其已書諸凡紀傳之例一一自爲之傳辭歷歷紀其人之平生事實而不得忽有一二傳自亂其例以致不著其人之事跡不合史傳之體裁者乃班固獨於司馬遷揚雄二傳則全舉其自序之辭而錄之而已不置一辭以云史例無此卽史記之橫空論議亦未有置其人而不爲敘述者以云事實不見事實也雖其自序中亦或言其所歷之途然安有卽以當史家之備記者且班氏旣作諸紀傳表志而不嫌費辭矣何獨於遷雄兩傳而避之若謂遷雄之文章擅場而卽可如辭以錄則古今之能文章者多矣豈自序而卽可錄爲本傳乎將謂遷雄之自序中卽其生平全備於是無庸復爲贅作乃其自序中實不全備矣況其自序時皆距其死期甚遠後此之事跡尚多乎若是則班固何以不作遷雄二傳而錄其所自爲也在泛然讀漢書者皆忽之不問而吾以問作漢書者則對恐無辭然而固豈眞無辭以對乎無亦有辭而實不可對人者耳其不可對人奈何曰司馬遷本正人也而班固以襲其史記而又妬而掩之之故故不肯任其爲正人必欲枉之爲黨李陵之儉人所以旣舞弄其召對在陵降之後又枉屈其

答友爲對君之辭又改易其書語以不死之字種種誣陷卽曹言其爲中書令亦故陷以尊寵之寵字使之無可伸眉而其不肯自爲遷作傳之故正卽以此何也固若不錄遷自序而別爲遷作傳則於其爲中書令之前卽不得不敘明其所以得此官之故由於帝悔知遷前言之不誣若果敘之則是遷原爲正人卽其前此對帝之言原是公忠體國卽不得誣其召對在聞降之後卽不得枉其答友爲對君之辭卽不得改其書語以不死之字於是乎固計皆不得行而遷不能陷矣故必不別爲遷作傳而但錄其自序則其中間因何以爲中書令之一段卽可抹去不言使後世無從知遷爲正人則其一切舞弄之文皆可施之無跡夫然後遷之立身果受陷而實黨陵之險人矣此固所以不能秉筆爲遷作傳之故則以遷原君子而固乃不肯作傳而任其爲君子所以自爲之地以至於但錄遷所自序者而卽爲漢書之遷傳者也至於揚雄本小人也而班固乃正欲仗其階厲以首陷司馬遷而兼及於相如方朔諸人之故必不肯明其爲小人必欲推其爲好古恬淡之君子（雄傳清靜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等語是雄之自譽而傳贊云恬於勢利廼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及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之語則固之譽之也且卽其太元擬易法言擬論語等辭固稱之亦卽所以譽之也所以既

仗雄而引其騁鄭衛之辭以爲司馬相如傳贊而相如爲之陷又仗雄而引其言不純師等多辭以爲東方朔傳贊而朔又爲之陷夫固之意原主陷遷乃適有雄已陷於前爲先登之傀儡則固亦卽仰如傀儡之意而並以陷相如與朔兩人者狠狽異世雄不料固固則仗雄則其不肯自爲雄傳之意正卽以此何也固若不錄雄自序而別爲雄作傳則於其仕莽之後卽不得不詳言而美新誄后之事不能免叙若果叙之則如其史例雄乃先顯然不得入於漢書又益以文辭事跡之汙濁卽安得復以雄言爲足重夫已方欲仗雄言以陷遷乃致

雄言先不足重則不獨以已一人之力不足以陷遷且已陷遷而乃雷同於不足重之言則遷終何由而陷也故必不別爲雄作傳而但錄其自序則以不當入漢書之人入漢書旣可使人不覺而又可抹去其事莽汙濁之形跡不足爲其講學措辭之累於是其論遷論朔論相如之言儼然一皆可信夫然後遷之著書果受陷而實是非謬於聖人矣此固所以不能秉筆爲雄作傳之故則以雄本小人而固乃不肯作傳以著其爲小人所以自爲之地以至於但錄雄所自序者卽以爲雄傳而亦入之於漢書也夫固於遷之本傳凡遷之事蹟旣皆

擱筆不書乃何以以遷對帝誣罔下遷腐刑等語入於
李陵傳中豈有下刑關遷重大之事本傳不叙而反叙
入他人之傳者不知固之立意若以此叙入遷傳則後
此所以爲中書令之故不得不叙而無以掩遷之爲君
子且卽無以舞弄其書中之語以爲對帝之語而無以
讒遷爲憸人矣此固所以不得不以遷所歷之事蹟反
叙於陵傳之故也至揚雄之不得於漢書立傳已別著
篇而明之矣固豈並已之史例而皆不知而顧居然入
之者則以雄若不立傳於漢書則屬無可位置之人卽
其名亦不過與仕莽諸臣同見於莽傳而其人不足重
矣卽其法言等書人皆不信法言中陷遷之言人亦不
信於是已雖欲偏師陷遷而中堅前隊乃先不可恃矣
此則固不得不爲雄立傳之故也蓋固之所以自計者
不得不立雄傳又不能自爲傳辭惟出於錄其自序之
一法卽後人勘破其序中掩飾固則曰彼之自掩飾也
吾固曰雄之自序云爾也然以入雄於漢書而亦不自
安故於贊辭中不得不點睛其莽大夫之處而反以行
文過之而不實叙反以譽辭出之而不少貶夫雄而爲
莽之大夫卽使入於漢書亦當爲叙事之語氣亦當爲
致貶之情辭乃固贊中則云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

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重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云云固以叙事混之行文以當貶反爲深譽試思安有秉史筆著仕漢三世之雄爲篡莽之大夫而乃上文先爲雄多作不平之辭於轉爲大夫之下句反緊接以恬於勢利乃如是者學者試觀其辭豈非直云雄爲莽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此尚成何史乎如是而爲揚雄仕莽之贊辭乎至恬於勢利

句下又接以好古成名擬易論語等辭下文接以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一路盛譽之辭皆緊承爲莽大夫之句直貫而下然則豈非於雄之仕莽不貶之而反深譽之在無心者並不見其舞弄之跡而有意者則已行其顛倒之私逮後文書其投閣之事而又雜繫以褒雄貶雄之各語一一出自人言其引人之褒辭者則藉人言以表雄爲人之足重即可證其誣遷之言之可信其引人之貶辭者則又藉人言以著已亦未嘗不知雄之非以免後人之滋議然一面非其投閣作符命及非聖人作

經而又一面稱其書文義至深論不詭於聖人今卽以是詰固安有投閣作符命之人而猶稱其不詭於聖者爲問符命之不詭者何聖乎美新后誄與法言太元豈其兩人所作則安得偏就其粉飾之書而定論其不詭於聖也然使固所云論不詭於聖人一語若專爲譽雄而設猶或可謂出於無心乃固之此語則又專爲陷遷而設若非陷遷則可想見固並不適設此相當之語乃實有顯而易明者何以言之夫揚雄之傳與司馬遷無與也固立雄傳乃至並雄之事跡而皆不及著何因於雄傳而反計及於絕不相涉之司馬遷固立遷傳乃至並遷之事跡而皆不及著何因於與遷絕不相涉之雄傳而反計及雄陷遷無中生有之片語固於雄傳贊中引桓譚之言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其言如此固自云引譚吾以爲未必皆出於譚也譚譽雄書而必先論老聃以言及於司馬遷何爲者卽使皆爲譚言則固但引其譽雄書之語足矣而必多引其

旁論之老聃何爲者以固陷遷之各項觀之則顯然此段更爲明著陷遷而設也予前所明雄傳中之陷遷乃固之隱衷曲筆而此則顯譖明讒也夫以五經爲不如老子之約乃雄無中生有誣遷之言前已備爲明之而固乃卽據以爲實證而又直去其約字在雄之繫以約字者猶作混辭而有所顧忌固去約字則直指誣遷謂老子過於五經視雄讒而倍毒卽讀其書者亦眞以遷爲薄仁義非禮學之末流矣其言文景者遷之陪筆也要之固所重惟在誣遷之一語然卽觀固此辭原本於雄乃截去雄辭之約字又倒雄辭五經不如老子爲老聃過於五經則可見其所引桓譚此辭亦必有所增損非必盡譚之原文也蓋譚無意於陷遷未必原文定此言也且無論此言之出於譚與固而譚尙言之無心固則引之有意然譚與固皆猶是漢臣卽其辭氣而論安有率稱文景二帝爲漢文景之君而下又言若使遭遇時君者其何語也至此段之爲有意誣遷顯然明著則尤在論不詭於聖人之一語何也雄法言弁首云太史公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又卽以此語入於其所自序之末而班固於司馬遷傳贊則云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乃就雄語而縮成此語者也夫固於遷傳贊中則

毀遷以是非頗謬於聖人之七字而於雄傳贊中則譽雄以論不詭於聖人之六字此六字之辭義豈非正與彼七字相反此六字之句調豈非正與彼七字相對相當以兩句合觀而互勘之豈非顯然謂遷則詭於聖人雄則不謬於聖人兩處只如一處而非兩傳各自爲文讀漢書者試觀其全書中惟此二傳非固所作而但錄其自序則顯然固意中別有所以關合二人之處故不獨兩傳之體例顯然對峙而兩傳中固所自著之語意亦每多針鋒隱對不啻故作相當如遷之爲中書令固所本不欲言以言之則恐露其爲君子也而不得不爲蜻蜓點水之一見雄之爲莽大夫固所不甚欲言以言之則甚著其爲小人即礙於助已之陷遷也而亦不得不爲蜻蜓點水之一見故皆於行文中偷越之而不涉於叙述此以相反之來意而其用筆乃隱然成爲反對之相當者也惟然故遷爲中書令之下句形之曰尊寵任職雄傳爲大夫之下句形之曰恬於勢利亦正以屬意相反而用筆隱成爲反對之相當者也又雄平生絶與遷無與而雄傳贊則故入遷語於中就以譽雄而實所以毀遷遷平生更與雄無與而遷傳贊則故入雄語於中轉以譽遷而實所以毀遷遷傳贊中是非頗謬于聖人雄毀遷之辭也固

乃不云雄辭反於己毀遷之辭後借法言實錄二字而謂雄稱遷有良史之材似以譽遷乃旋譏其不知陷刑至比之小雅之巷伯終於毀之而止則亦以正計藉雄陷遷故牽涉兩人於彼此兩贊之中使之互相錯入隱然成爲反對之相當者也凡所以疊覺其相當者則以其於兩傳一則君子也而故小人之一則小人也而故君子之所以各錄其自序原自成其爲反對相當之體例故每一涉筆而輒針鋒也至其針對之顯然者則遷傳贊中以是非頗繆於聖人七字毀遷而即本於揚雄之言雄傳贊中以論不詭於聖人六字譽雄而即證以司馬遷之語此六字與七字反對相當實屬彰明較著則其所以假雄以毀遷者即可一目了然且其於遷贊中引雄之言則譽雄爲博極羣書於雄贊中引遷之言則誣遷謂其言老聃過於五經夫遷並未嘗言老聃過於五經而固反誣之以譽雄爲不詭於聖人雄乃實操老聃有遺言自託於聃清靜寂寞之道德而固乃反以誣遷謂遷爲是非謬於聖人故即觀其七字六字之語句相當遷傳雄傳之自序相當則可見固明明設兩人爲針鋒相對以行其顛倒陷遷之計當其作兩傳時不知費幾許經營出入而後文致之若是矣吾故曰雄贊中設爲論不詭於聖人之辭正以與遷贊中是非頗謬於聖人反形相對

否則雄贊中並不設此辭而託於桓譚也且漢書中贊辭乃班固之贊非他人之贊也固作史而爲傳贊則當著已之辭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此一定之例也固於雄傳既錄雄自序而已不著一字至傳後之贊辭固亦宜可以自作矣乃其贊辭中則又雜錄衆人之言或譽或譏而已仍無一是非之語計其一贊中所舉之人除王音甄豐甄尋劉棻等猶作叙事論外其餘引以譽雄者則劉歆范逡桓譚侯芭王邑嚴尤其間以譏雄者則又引時人爲之語又引諸儒或譏雄其作易擬太元等語則又冠以以爲二字仍託於雄之自譽計其所贊之語

盡屬他人之辭而固並不斷是非不知此體其何以爲史贊而固之所以不斷是非者彼亦何嘗不知其人之不足重無如已欲仗以爲陷遷之巨擘不能毀而已又難於過譽故不如毀譽盡託之人言而已取利焉其取利者何也蓋所引者雖屬人言而其位置之低昂軒輊則權操之於固故雖間引及於刺譏而大致終歸於譽即如其贊末謂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其語似涉於刺譏矣而固實深譽之也夫雄何嘗作經其自謂擬易擬論語者乃雄之極妄而固乃譏其作經譏之正所以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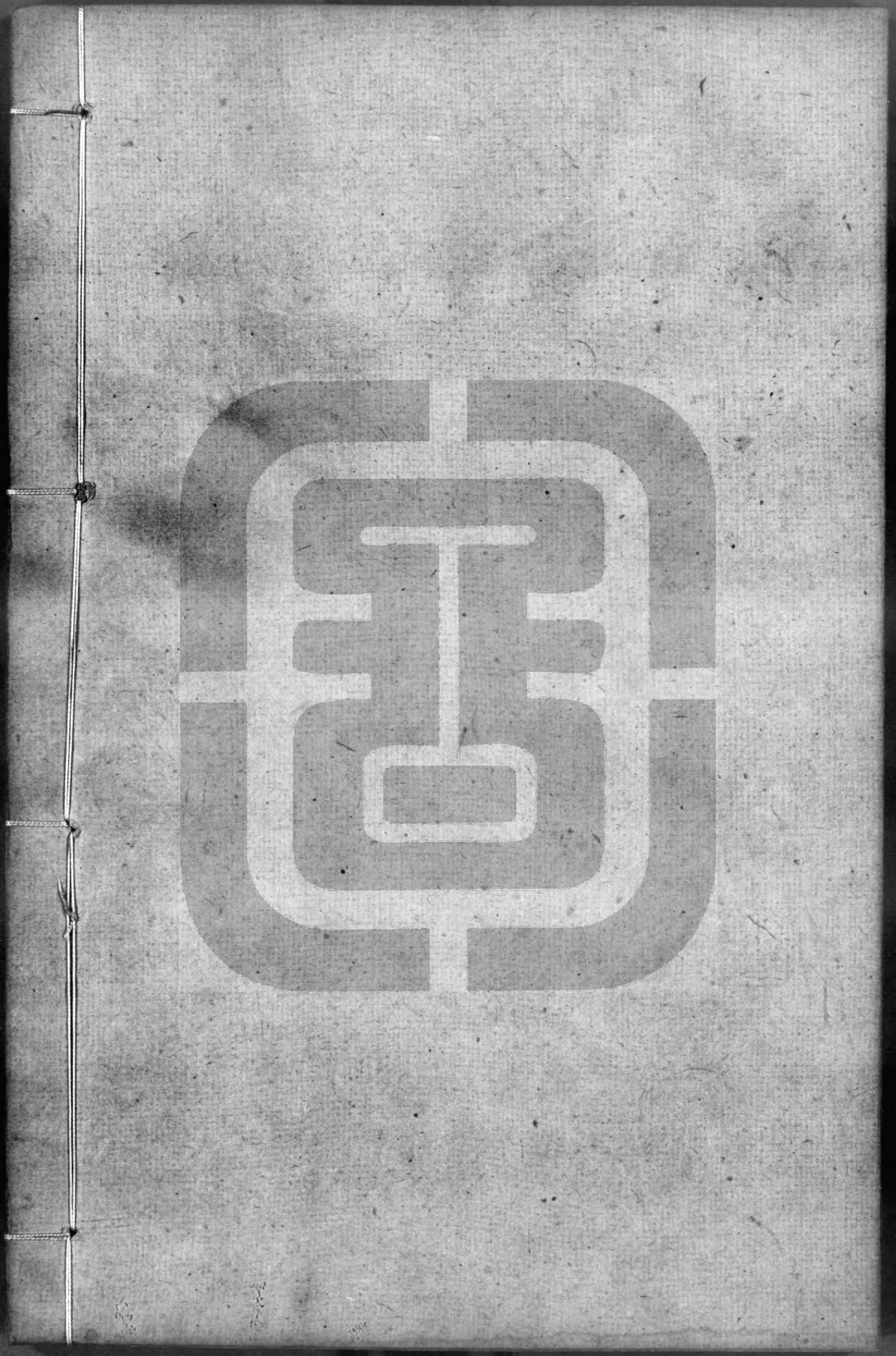
爲經也僭王誅絕不知是何語言固乃以是貌爲譏雄而使見其言者轉可深信雄書之爲經其計亦黠矣乎蓋固惟絀雄爲誅絕故益伸雄書之爲經雄書而爲經則雄之不詭於聖人者益信而其譏遷爲謬於聖人者益堅此固所以必誣遷爲非毀五經以入雄贊而與雄之作經相形見絀然後固計得而遷名喪矣要之雄贊中所舉劉歆范逡等一切諸人皆爲遷之陪筆卽雄亦不過爲固之先登傀儡惟贊中之司馬遷乃固意中所獨注之人卽雄傳之但錄雄自序而不肯毀雄者亦不過藉以爲已陷遷之助卽雄之不當入漢書而以入漢書者亦正入之以爲已陷遷之助則固之躊躇舞弄於遷雄兩傳之間者迄今可想見也以上所言凡固就遷之文辭事蹟其誣遷陷遷大槩皆已可明夫遷爲固所顚倒文致者如此更益以衛宏謂遷下蠶室而怨言作景武二紀而致謗於是乎千古皆以遷爲非端人正士矣宏無心而固有意然宏誣遷以下獄而死卽證以漢書謂被刑後爲中書令已足見宏言之不實乃予今觀漢書所言之中書令則又必兼證以衛宏之漢舊儀彌足著班志之益誣此又尙論之適際乎此者今要必就言宏以先明乎宏然後前後之言兩無蒂礙夫予前以

衛宏言爲杜撰又引晉灼謂宏言多不實及是又將以宏證固之誣得無自爲矛盾然而非矛盾也以其易見者言之謂宏言有不實可也卽謂多不實亦可也以其不實實爲顯而可見卽宏其亦何辭然若謂其言皆不實則不能也焉有凡言一皆不實而乃爲漢之通儒者且夫漢儒有不實之言者亦豈獨一衛宏而已以其難明者言之衛宏作漢舊儀四篇其學在其毛詩序尚書訓旨之外其書隋唐志四卷宋志三卷書錄解題以所見題爲漢官舊儀與本傳不同疑非宏書今奉

欽定四庫全書釐存二卷觀其辭義之善乃與前所舉記遷數端之辭手筆不類且其所記官制謹嚴典核猶不似以太史公爲官名之誕妄如此書者卽晉灼亦何從議其不實若謂書非宏作相傳乃實是宏若云前舉數端非出於宏實又引之自古而前數端亦絕不見於今本其非其是疑莫能明要之考古者但當就文核義辨別是非不必有人名之見存而後乃爲公允更不得以其言可助吾說而卽稍涉阿私明其然然後予益明班固之所以陷遷者至於減滅朝廷君臣掌故而不恤既將證以他書乃不妨兼證以衛宏之書矣證以他書謂後文以通典初學記爲主明中書令之尊證以宏書謂後文亦引漢官舊儀之數語也中書令之尊原不必藉宏書而

見予必設此一段者以前文多謂宏言不實若執其見豈不宏言一無可取乃宏之漢官舊儀實非前所舉之謬言可比著此一段以見讀書者之不可執一而論並非予又適有藉於宏言而斡旋於此也何言之夫司馬遷所爲之中書令乃即是尚書令漢武始以中官爲之者其在外廷時原謂之尚書令及移入內庭則謂之中書令仍即是尚書令乃猶言中尚書令而省其尚字實則即以中字代尚字亦仍通名尚書故自設中書以後外廷即不復有尚書凡觀漢書誤會外廷仍有尚書者乃固僞混耳惟領尚書事爲士人之兼銜即是領中書事亦非本職其職尊正乃總持朝廷政事出入樞要之官並非宮中褻近之官也試思若掖庭私褻安得實當有推賢進士之任致州刺史儼然持大義責之此易明者故即班固亦略著之曰尊寵任職夫曰尊而任職則可見尊者實其所任之職之固然即其非掖庭私褻顯然至於寵字則固故被之以媟遷者然即就其語深研之已足見固之矛盾何也古書之用寵字有莊有媟然以施於中官則顯然是媟夫既曰寵即不得謂之任職既曰任職則安得謂之寵此語固何因而矛盾矛盾者即可見寵字之故媟之也乃此猶其小者大之則固爲百官公卿表不獨不著明中書令之官職乃至並尚書之職而亦減滅之推其所以然者顯然又以陷遷之故使後人不復知遷爲尊正之官而直視之爲掖庭之奄寺

遂爲遏抑千古則固之誣遷而誣世也久矣夫西京之官制後人未有不考證於漢書者乃如此等官職即漢書亦復無可深考致令後人揣測茫然如師古百官公卿表註云此表中記公卿姓名不具及但舉其官而無名或言若干年不載遷免死者皆史之闕文不可得知此可見顏氏已病其表之漏略而續漢書百官志先已云班固著百官公卿表然職分未悉夫班固作表時於西京至近官制非爲無考有何史闕不可得知固既作表又何因職分未悉觀此二人之言即顯然班表之可議然固之出於有意則非二人之所得知矣司馬彪生於晉世已因班表未悉而覺漢之官制難徵彪書云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較略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正是謂其難徵也且彪謂固表中記孝武奢廣之事而職分未悉則中書令正武帝所廣而固未加悉者在當時固豈不悉而不爲悉之豈非誣遷之意正在其中然如中書令官職之尊正後人自考於他書而可見雖班固隱之亦終歸於無益則試爲遷表而明之夫中書令乃漢武使中官爲之其實原即尚書令之職者今必先分舉諸書言尚書令與中書令之兩條然後合而明之則於其職乃可了然予於此亦不憚煩言矣試舉通典之言尚書令一

條云殷湯制官有冢宰君薨則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周之冢宰爲天官六卿之職總屬於百官無所不主至秦置尚書令尚主也漢因之銅印青綬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可見中書令原是尚書令）成帝去中書謁者令官（可見尚書令原是中書令）後漢衆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號曰三獨坐天子封禪則尚書令奉玉牒檢兼藏封之魏晉以下任總機衡事無大小咸歸令僕云云通典之辭如此其文自後漢衆務悉歸尚書句以下所舉雖是東漢之制然其制度實由西京而始並非其官至東漢而始重至其文中所云秦置尚書令漢因之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可見中書謁者令原即是尚書令（中書謁者令即中書令見下）以上通典之言尚書令一條參之即是中書令者其略如此試更舉初學記之言中書令一條云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即通典所云武帝更以尚書令爲中書謁者令之事）蓋周官內史之任（尚不止如內史之任待後明之）初漢武遊宴後庭公卿不得入始用宦者典尚書通掌圖籍章奏之事其後遂罷尚書此語最爲通體扼要自武帝設中有尚書則是兩尚書外廷即不復有尚書若外廷仍矣當日並無其事　改置中書謁者令與通典尚書令條中所載同

盡用宦者故沈約宋書百官志云中書本尚書官是也可見中書令即是尚書令謝靈運晉志云以其總掌禁中書記謂之中書漢武時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爲中書令則其職也可見遷所作之中書令即尚書令即通典所云殷周之冢宰總屬百官無所不主之職　漢書不言謁者史省文也此靈運解漢書但言遷爲中書令去謁者二字爲省文可見中書謁者令即中書令　至成帝置尚書官改中書謁者令所掌非書權要舊任也武帝改尚書令爲中書令成帝復改中書令爲尚書令可見皆仍其官職而易其名號至成帝所改尚書謂非權要舊任正謂武帝未及昭宣元之世　實故謝靈運晉書云漢成帝以後無復中書令之職是也東漢初亦無其官至獻帝時魏武爲魏王置秘書令又中書之